飛針

文／倪匡
題字／楚戈
插畫／王愷





（前情提要）

李維揚因暗中出手助陣，飛針傷了前來求婚的令狐海·爲黃山威所不滿而逃出莊外，却又在途中誤將黃小玉逼落山崖，自知闖下大禍，從此亡命天涯…。



飛針

倪匡／文
楚戈／題字
王愷／插畫

1

無形、無聲，又快、又準的飛針，是暗器中的暗器；緊張、刺激，充滿懸疑的「飛針」是倪匡中篇武俠中的精品！

兩騎快馬，在建陽驛前石橋驛的古道之上飛馳，正是深秋時分，古道兩旁的樹木，落葉紛紛，馬蹄過處，將落葉踢得飛了起來，隨着秋風，在路面上打轉，益發令人覺得秋意蕭瑟。

那兩騎馬，直來到一座石亭之前，才停了下來，馬上的一男一女兩人，一躍而下，不約而同地奔到了石亭之前，停了下來。

那一男一女兩人，男的約有五十上下年紀，身形魁偉，氣宇非凡，腰懸長劍，一望便知是武林高手。女的眉目如畫，雖已中年，但是，仍然十分動人。

兩人在石亭前略停了一停，便跨了進去，在一張石桌上，坐了下來，又一齊伸手，向石桌上慢慢地撫摸着，那石桌缺了一角，而且桌面上有許多裂縫，分明是被人用手掌重重的一擊，擊成那樣的。

而他們兩人，俱是滿面風塵，而且，臉上都帶着一股憂鬱的神氣。

他們默然半晌，女的才長嘆了一聲，道：「山威，我們離家，已有多久了？」

那男的仰起頭來，他仰起頭來，並不是亭子的頂上有什麼好看的，而是他眼中淚花亂轉，他抬起頭，是爲了不使淚水落下來。

他一字一頓地道：「八年了。」

那女的苦笑了一聲，道：「是啊，八年了！」

那男的突然一揮手，「錚」地一聲，掣出了長劍來，狠狠兩劍，向石桌之上砍去，火光四濺，石屑四飛，那張石桌，立時被砍成三段，他聲音嘶啞地叫道：「八年了！我們足足日夜不停地找了他八年，他……躲在什麼地方？他………」

他突然停了下來，像是突然之間洩了氣一樣，變成喃喃自語，道：「他究竟躲在什麼地方？照理說，天下雖



●李維揚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趕緊上身向後一仰，身子跟着向後倒去。

劍下，有要向她討好的，便贈了她一個「無敵俠女」的外號。

黃小玉究竟年紀還小，如何知道天高地厚，一聽有人叫她無敵俠女，大是高興，欣然承受，更刻意綉了一套金綉的勁裝，在長劍的劍柄之上，則鑲上各式寶石，華貴絕倫，更令得江湖上的少年子弟，又愛又恨。

「無敵俠女」的聲名漸漸傳了開去，「百步飛針」便被引到抱玉莊來了！

百步飛針李維揚倒也不是自己想來，而是被幾個朋友慫恿來的。

那幾個朋友，全都敗在黃小玉的劍下，自知不敵，便不斷地在李維揚的面前，說黃小玉的了得，說黃小玉的美麗，說黃小玉的不可一世，是小一輩武林中人內，武功最高的一個。

那時，李維揚只不過剛二十出頭年紀，正是意氣飛揚，聲名大噪之際，一則好勝，二則好奇，再加上受不住朋友的激將、慫恿，一拍胸口，聲言定要將黃小玉用的那口劍奪了下來，也好叫普天下的武林中人知道，究竟小一輩的人物中，是誰的武功最高！

在離開荊山抱玉莊還有三十里之際，和他一齊來的那三、四人，便留在路旁的石亭中，再也不肯向前去了。

那幾個人，也是名家子弟，平日鋤強扶弱，也頗有俠名，李維揚實是未曾想到他們會對一個少女，害怕到那樣的程度，他將衆人嘲笑了一番，吩咐他們在亭中相候，他快馬而去，六十里來回，再加上奪劍，只怕不到天黑，就可以回來了！

李維揚策着一匹雪也似白的白馬，向前飛馳着，馳出了兩三里，突然轉向西，那是一條兩旁全是極其高大的樹木的直路，是直通向抱玉莊去的。

一轉上了那條直路，雄偉的山影，便頓時像是近了許多，山巒起伏，氣勢極其雄偉，令人胸襟大開，李維揚在馬上，忍不住長嘯了起來。

他只求快一點趕到抱玉莊上，可以向無敵俠女黃小玉指名挑戰，是以將駿馬策得飛快，可是，在突然之間，他却一勒馬韁，那匹白馬發出了一聲急嘶，人立了起來，向後連退了兩步，方始停下。

李維揚突然停下馬來，是因爲他突然看到，一株古樹之下，站着俏生生的一個佳人之故。

他勒住了馬，定睛看去，才看到那是一個二十歲不到的少女，一身綢衣，更襯得她目如秋水，臉如芙蓉，美麗之極。

那少女手中持着一柄長劍，劍尖正向着那枝樹的樹身，看她的情形，像是正在樹幹上劃着什麼。

但是李維揚却沒有留意到那少女正在刻什麼，因爲他第一眼，就被那少女的美麗吸引住了，他根本沒有心思再去注意別的。

那少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這時也正望着他，在那一雙美麗的大眼睛中，似乎有着一種異樣的神情，使被她望定了的人，感到一顆心像是在懸空蕩着一樣，有一股說不出的感覺。

而她臉上的神情，又似笑非笑，似嗔非嗔，益增嬌媚。

李維揚呆呆地望了她好一會，才陡地想起，自己來抱玉莊，原是爲領教黃小玉的劍法而來的，這一位少女，當然便是黃小玉了，自己何以如此失態，不論勝與不勝，這樣子失態，傳了出去，總是笑話！是以他連忙收斂心神，在馬上一欠身，道：「黃女俠，幸會，幸會。」

那少女像是一呆，但接着便嫣然一笑，那一笑，更是笑得李維揚的心頭，怦怦亂跳，只聽得她道：「你認識我麼？我却不認識你啊！」

李維揚一笑，道：「無敵俠女黃小玉大名，武林中還有誰不知道的？」

那少女的眼珠一轉，道：「是麼？那你呢？」

李維揚翻身下馬，柔聲道：「在下百步飛針李維揚。」

那少女的面色一變，道：「嵩山金針老人，和抱玉莊間並無來往，你來作甚？」

李維揚道：「我來抱玉莊，就是想會一會黃姑娘的。」

那少女又是一笑，她笑容之美，令得李維揚目眩神馳，只聽得她道：「是麼？」

李維揚正在想，何以她的笑，竟笑得如此艷麗，如此之媚惑，這似乎不應該是一個大俠之女所應有的笑容，但是另一方面，他却又希望對方多笑幾次，因爲那種笑容，實在是太令人陶醉了。正當他心猿意馬之際，那少女「是麼」兩字，也已出口，他也跟着點了點頭，却不料他剛一點頭間，突然之間，眼前劍光一閃，「颼」地一聲響，那少女已然一劍，向他的面門，刺了過來！

他和那少女的距離，本就不遠，而且，這一劍的來勢，實在快疾之極，等到李維揚覺出不對時，劍氣森森，已直薄面門了！

李維揚一驚，實是非同小可，趕緊上身向後一仰，身子跟着向後倒去。

可是他這裏身形才倒下去，左頰之上，已然陡地一涼，分明是已被對方一劍削中！

李維揚既驚且怒，一聲怪吼，身子着地便滾。

他的身子，向外滾了出去，那少女出手，却是決不留情，剎那之間，又連刺了四劍，若不是李維揚滾動得快，那四劍，劍劍可取李維揚的性命！

李維揚接連避開了她的四劍，人已滾到了路邊上，恰好有一株大樹，擋住了他的去路，逼得他在地上一按，身形疾拔了起來。

他這裏身形剛一拔起，那少女的長劍，也已遞到，「嗤」地一聲響，劍尖在他的大腿上，又劃了一道口子。

李維揚拔起了丈許高下，右手一伸，抓住了一根樹枝，左手一抖，四枚三寸來長，金光閃閃的飛針，已然電射而出！

那少女足尖點地，身形向後疾退而出，長劍揮動，「叮叮叮叮」四聲，將四枚飛針，一齊擊落，「哈哈」一笑，嬌聲說道：「你果然是那百步飛針李維揚！」

李維揚發出了四枚飛針之後，身子再向上一翻，已然翻到了樹上。

在那一剎間，他自然看不到下面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只是聽得那少女在講了這一句話之後，便是一個相當蒼老的聲音道：「放着正事不辦，和這小子開什麼玩笑？」

那少女則道：「你少來管我！」

那一老一少兩人的聲音，似乎在迅速地自近而遠，傳了開去。

等到李維揚在樹上穩住了身子，向下看去，路上却已人跡杳然了。

李維揚心中驚怒交集，那少女不但猝然出手，而且出手的招數，狠辣之極，若不是他躲得快，此時如何還有命在？

他伸手向頰上一摸，頰上的傷並不重，血已凝結，倒是腿上的傷痕，鮮血還在汩汩流出，李維揚扯下了一幅衣襟，敷上了隨身携帶的傷藥，緊緊地裹好，撮唇一嘯，那匹白馬，直奔到了樹下，他身形一縱，自樹上躍了下來，恰好落在馬背之上。

下期待續

大，也沒有他立足之處，這八年來，他究竟躲在何處？」

那女的用十分同情的眼光，望着她的丈夫，道：「山威，我們總會找到他的，我們一定會找到他的。」

男的身子在微微發抖，呆了好一會，才又還劍入鞘，

就在這時，馬蹄聲和車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那男子的神情，漸漸回復了正常，道：「娘子，我們遍天下尋找仇人，却苦了鷹兒，也跟着我們到處顛沛流離，我曾罰誓，未將敵人生擒，不踏入荊山半步，妳帶着鷹兒回家去將鷹兒交給他祖母，還有老丁，這七、八年



● 那少年立時點了點頭，道：「我記得了，百步飛針李維揚！」

來，多虧他照料着鷹兒，也該讓他好好地歇一歇。」

那中年婦人長嘆了一聲，道：「你難道不回去了麼？你又怎知小玉在九泉之下……不想念你……你到她墳前去……看看……」

她講到這裏，已然泣不成聲，那男子轉過身，雙手緊緊地握着拳，望着外面。

路上，一輛馬車，正自東駛來，那輛車上，坐着一個駝背老人，和一個十歲左右，眉清目秀的少年，由那駝子趕着車。

那輛車子，迅卽來到了石亭之前停了下來，那駝子動作緩慢地攀下了車，恭恭敬敬地，道：「黃老爺！」

那少年的身手却十分矯捷，自車座之上，一躍而下，叫道：「爹，媽！老丁說，我們家就在離此只有數十里的荊山山麓，爹，是不是？我們可是要回家了？不再到處趕路，到處投店了？」

那中年人望了駝子一眼，道：「老丁，你對孩子，又說了些什麼？」

那駝子滿是皺紋的臉上，現出十分恐懼的神色來，道：「黃老爺，小可……沒說什麼，只不過黃老爺夫婦兩人，天下馳名，荊山抱玉莊，也是無人不曉，小可向少爺提及抱玉莊上的風光，少爺吵着要回家去看看，老爺，你在外已有八年未歸，也應該——」

駝子才講到這裡，荊山抱玉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的神色，已然劇變，只聽得他發出了一聲怒喝，震得丁駝子的身子，向後連退出了好幾步，幾乎跌倒在地。

在一聲大喝之後，又過了許久，才見他漸漸恢復了那種蒼靑憂鬱的神色，道：「老丁，你跟了我已有七年了，八年前，我離開抱玉莊之時，就是在這涼亭之中遇到你的，是不是？」

「是，是的，那時，是大小姐才被……」

黃山威一揚手，一股勁風，向前直迫了過去，將丁駝子要講的話，一齊迫了回去，他沉聲道：「那你就該知道，我未獲殺女仇人，決不會回抱玉莊去的！」

丁駝子身形連連後退，退到了和那少年並肩而立，那少年偸偸地拉了他的衣襟一下，低聲道：「老丁，爹又發脾氣了，老丁，我姐姐究竟是死在什麼人的手中？何以我們到處找都找不到那人？」

黃山威大聲喝道：「閉嘴，別胡說！」

那少年吐了吐舌頭，不敢再說下去。

那時候，倒是黃夫人已漸漸止住了哭聲，她徐徐地道：「山威，鷹兒的年紀也不小了，他姐姐的事，也不該老瞞着他，也許……我們這一輩子都找不到那……賊，那麼，找尋仇人的責任，就在他的身上了！」

黃山威聽得臉上的肌肉，不斷地抽搐着，他沉默了片刻，才道：「鷹兒，你過來。」

那少年昂首闊步，走了過去。

黃山威伸手，在他的頭頂之上，慢慢地撫摸着，道：「我們在尋找的仇人，姓李，名維揚，他有一個外號，叫百步飛針。」

那少年立時點了點頭，道：「我記得了，百步飛針李維揚！」

× × ×

百步飛針李維揚！八年前，這是一個武林人爭相傳說的少年英雄的名字，他是嵩山金針老人的唯一傳人，一手飛針功夫，百步之內，可取蚊蚋，的確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他在江湖上行走，只不過兩年多，但是聲名鵲起，連不少成了名的武林前輩，也以與之相識爲榮，在那兩年多中，李維揚在江湖上做了許多轟動武林的事，他獨力掃蕩君山七妖，與嵩山派掌門，合戰金沙幫的一干高手，所向無敵，黑道上人，提起「百步飛針」四字，便不寒而慄。

百步飛針李維揚來到抱玉莊上，是十分偶然的事。

抱玉莊莊主，七手劍黃山威，是武林中盡人皆知的大俠，黃夫人虞素娘，又是峨嵋掌門的師妹，峨嵋派乃是天下七大劍派之首，黃夫人的劍法，自然也是出類拔萃，非同小可。

他們夫婦兩人，結褵甚早，便生了一個女兒，因爲抱玉莊是在荊山抱玉巖之下，相傳就是卞和得寶玉的所在，是以將女兒取名小玉。

黃小玉自幼練劍，到了十六、七歲，不但艷麗無比，劍法已得父母兩家之長，她生性好動，自劍術有成起，便不肯再在抱玉莊中居住，跟着她父親開設鏢局的友好，到處闖蕩。一則，是她武功造詣，眞的極高，二則，她是黃山威和虞素娘的女兒，黑白兩道的人，誰不要忌憚着幾分，是以她在江湖上走動了大半年竟未曾遇到過一個敵手！

江湖上各門派的少年弟子，有不服氣的，全敗在她的



飛針 ②

文／倪匡　題字／楚戈　揷畫／王愷

（前文提要）

青年俠士百步飛針李維揚，聽說七手劍黃威山的女兒黃小玉武功高強，人稱「無敵女俠」，心中不服，前往抱玉莊找她較量。當李維揚快到抱玉莊時，遇見一位美麗的勁裝女郎，料定便是黃小玉，詢問之下，一言不和動起手來，不料那女郎身手果然不凡，不僅擊落李維揚所發飛針，又劍傷他面頰之後揚長而去。

他一咬牙，一抖韁繩，白馬撒開四蹄，向前疾馳了出去，大半個時辰之後，已然看到路上，豎着老大的一個石坊，坊上打橫題着「抱玉山莊」四個朱字。

在石坊之下，有四、五個勁裝大漢站着，一看到李維揚策着白馬，疾馳而至，齊聲喝道：「來的朋友，請道大名，以便通報！」

李維揚來抱玉莊，本來當然是準備以禮相見的，但這時，他在路上吃了虧，他的心中正怒火中燃，一聽得石坊附近的大漢，向自己喝問姓名，他在馬上，身子陡地向旁一側，手掌連閃兩閃，「叭叭」兩聲響，兩掌已摑在兩名大漢的臉上。

那兩掌之力，當眞不輕，直打得那兩名大漢的身子，在地上骨碌碌地打滾，李維揚的白馬，則已向前，直衝了過去！

他怒火未熄，在馬上大叫道：「這便是我的姓名！」

另外兩三名大漢一見這等情形，略呆了一呆，立時大喝了起來，兩名漢子，飛身上馬，隨後便追。但是李維揚的白馬，極其神駿，那兩人也追不上，只是跟在後面，大聲呼喝。

李維揚連聲冷笑，略一回頭，反手射出了四枚金針，那四枚金針，才一射出之際，只見一溜金光，到了半途，突然一分爲二，射到兩名大漢的近前，又二分爲四，只聽得馬上兩人，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呼，自馬上滾跌了下來。

但是他們一滾跌下來之後，卻立時在地上站定了身子。

只見他們一齊伸手，向耳朶上摸去，一摸之

下，兩人面如死灰，呆若木雞！在他們左右雙耳的耳垂之上，各穿着一枚三寸來長的金針。

那分明是對方只是存心警告，不想取他們的性命！

但是剛才，雙方皆在疾馳，對方的暗器，竟發得如此之準，那實是駭人聽聞之極，兩人如何還出得了聲？

李維揚却像是早已知道自己這四針發出會有什麼結果一樣，是以他根本不回頭，又疾馳向前，直到前面，有一個胖大漢子，手中持着一根長可丈許的棗木棍，舞起一個棍花，將他的白馬攔住爲止。

那時，已來到了抱玉莊之前了。

只見向前望去，林木掩映之中，全是十分精緻的房舍，李維揚並不下馬，只是一聲冷笑，道：「去告訴黃小玉，我來了！」

那胖大漢子雖已滿臉怒容，但是講話，却仍是十分有禮，他沉聲問道：「閣下何人？」

李維揚怒道：「少廢話，去問你們莊主的女兒，她自然知道！」

胖大漢子一聲冷笑，道：「我却不知師妹識得你這樣的人！」

李維揚「哈哈」一笑，道：「原來你是黃小玉的師兄，那也好！」

那胖大漢子正不知道「那也好」三字是什麼意思間，李維揚的身子，已飛身離鞍而起！

李維揚的動作快，那漢子的反應，也是不慢，李維揚的身子才一離鞍向上拔起，那漢子手中的棗木棍已向上「刷」地一聲，搠了上來。

李維揚一見棍勢來得猛，心中也喝了一聲采，心想抱玉莊上的弟子，果然非同凡響。他看得真切，右足猛地向下踏去，正踏在棍尖之上！

當他右足在向下踏去之際，內力疾運，已然使出了上乘「千斤墜」功夫，等於是千百斤重的力道，向下疾壓了下去一樣，那漢子只覺得一股大力，撞了過來，虎口發痲，五指不由自主鬆了開來，身子也騰地向後，退出了一步，而他的身子才一退出，只聽得「叭」地一聲響，那根棗木棍，直插入地下，竟插進了五尺有餘！

而李維揚仍然一足以「金雞獨立」之勢，站在棍尖之上，棗木棍向下一沉間，李維揚的左腳，已然直飛了起來，踹向那漢子的胸口！

那漢子倒退了一步之後，身形尚未站穩，這一腳的來勢又是如此之突兀，他如何避得開去？「砰」地一聲響，已被一腳踹個正着！

本來，李維揚的腿上，雖然帶有劍傷，這一腳之力，仍然可以將對方踹得心脈斷裂而亡的。但是他究竟不是奸惡之徒，只不過因爲吃了黃小玉的虧，心中發怒而已，是以並未全力以赴！

那漢子中了這一腳，身形向後連退出了七、八步，仍然未能站定，「咕咚」一聲，坐倒在地。

當李維揚和那漢子動手之際，四周圍已然圍了許多人，此際一見那漢子被李維揚踢倒，人人都大聲吶喊，但却又沒有人敢以圍近來。

李維揚仍然單足立在棍上，他本來年少英俊，以這樣美妙的姿勢，立在棍尖之上，應該如玉樹臨風才是的，但是此際，他心中怒極，雙眼圓睜，再加上頰上的傷痕，血雖已止，臉上却仍有一大片血痂，以致他的樣子，看來竟變得凶神惡煞一樣！

「那漢子中了這一腳，身形向後連退出了七、八步。

那漢子跌倒在地之後，一挺身站了起來，還待再向前衝來。

但就在此際，在那漢子的後面，響起了一個十分沉穩平和的聲音，道：「憨子，你還想和人動手麼？你應該多謝人家不殺之恩才是！」

那漢子姓胡，叫憨子，乃是一個直性漢子，這時一回頭，見說話的正是他師父，只得低頭道：「是！」

李維揚一聽得那幾句話，心中也是陡地一凜，因爲那幾句話中，中氣充沛，一聽便知道是一個內功修爲極高的人所發出來的。

他連忙抬頭看去，只見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氣度雍容，已然向前，慢慢走來，來到了他近前處站定，向他上下打量了一眼，道：「閣下剛才那一腳，看來乃是嵩山金針老人所傳，那麼閣下定然是武林中近來爭相傳說的百步飛針李少俠了？」

李維揚身形一沉，自棍尖之上，落了下來，一抱拳，道：「黃莊主好眼力！」

那中年人，正是抱玉莊主，七手劍黃山威，只聽得他「呵呵」一笑，道：「我這位小徒，武功也頗有造詣，閣下一招之間，便能勝他，若是再不知是李少俠光降時，還算是有眼之人麼？不知李少俠光降，有何指教？」

李維揚的心中，不禁暗自佩服，他心想，自己來勢，如此不善，但是對方的神情，竟絕無驚惶之色，一樣這等客氣，可算難得。

然而他究竟年少氣盛，想起頰上、腿上的傷痕，心頭的怒意，仍是難以壓得下來，一聲冷笑道：「也沒有什麼，只不過還想向無敵俠女，討教幾招！」

黃山威一聽，劍眉微蹙，道：「江湖上的朋友也未免太好事了，少女如何當得起這樣的一個外號，李少俠切勿見怪。」

李維揚一聲冷笑，道：「當得起得很，黃莊主請看，我臉上、腿上的傷痕，不全是令千金留下來的麼？只不過令千金乘人不備，出劍偷襲，贏得有點不很光輝，我也輸得不怎麼服氣而已！」

李維揚一面說，黃山威的臉上，便一路現出驚訝莫名的神色來。

等到李維揚講完，黃山威轉頭道：「憨子，你師妹回來了麼？」

胡憨子道：「沒有啊，師妹跟着柯總鏢頭，到襄陽去了，沒有回來。」

黃山威轉過頭來，道：「李少俠，只怕你弄錯了，小女遠出未歸，而你頰上的傷痕，却是適才留下的，只怕不是小女之過罷！」

李維揚一聽，心中更是大怒，一聲冷笑，道：「這倒好笑了，我就在離此不遠的路上遇見她的，豈會有錯？黃莊主想是護短，也不怕有累俠名麼？何況，黃姑娘家學淵源，難道還不敢出來和我動手麼？」

李維揚的話，說得極其尖刻，連黃山威那樣氣度的人，面色也爲之一變。

但黃山威究竟行走江湖，非止一朝，見識非凡，氣度自也不同。當下他只是冷冷地道：「這其中定有誤會，小女確然不在莊上。」

李維揚一聲長笑，冷冷道：「那我要進莊去找一找！」

黃山威一聽，面色更是難看，一聲冷笑，道：「李少俠，就算令師金針老人前來，只怕也不敢如此放肆！」

李維揚怪笑道：「你不敢讓你女兒出來見我，我自然要進莊去找！」

黃山威身形凝立不動，目射精光，他心中也已極怒，但是以他在武林中的身份地位而言，自然沒有和李維揚動手之理。

是以，他望了李維揚半晌，才冷冷地道：「你定要小女向你討教，請在莊中暫住幾日，小女去襄陽，不數日定可回來的。」

李維揚不住地冷笑，心中暗忖，不管你玩什麼鬼花樣，我非得將這個出手偷襲的無敵俠女黃小玉逼出來不可，抱玉莊就算是龍潭虎穴，我又怕什麼？

是以他一挺胸，道：「好！」

黃山威對眼前這個年輕人，竟然有隻身在抱玉莊中，含有敵意地住上幾天的勇氣，心中也不禁暗暗佩服，一拂手，道：「憨子，你好好招待這位李少俠，你師妹一有了回來的訊息，便立時報與他知道！」

胡憨子又答應了一聲，黃山威冷冷地道：「李少俠請自便！」

他一個轉身，走進了莊中，李維揚帶着冷笑，也跟在胡憨子的身後，走進莊去。

莊中的人，似乎早已得到了信息，是以李維揚所遇到的人，全是充滿了敵意的。李維揚也心知自己這一番，若是栽在抱玉莊中的話，那麼以後，也就決不用再在江湖上行走了，是以他也格外小心，一言不發。

胡憨子將他領到了一個院落中，自有莊丁伺候他，李維揚自然不信黃小玉不在莊中，但這時他却也不做什麼，倒頭便睡。

李維揚當然不會眞的睡着，他心知這時，自己身在龍潭虎穴之中，與其步步爲營，現出一副緊張過人的神態，那還不如裝裝傻的好。

是以他雖然倒在床上，却是豎起了耳朵，細聽着莊上的一切動靜。

他被安置的地方，顯然是處在抱玉莊的十分僻靜的一角，因爲他幾乎聽不到什麼聲音。但是，在他房門外，却不斷地有腳步聲在來回走動着。

李維揚知道，那一定是黃山威派來監視他的人，李維揚只是冷笑着，這時他還不想有所行動，他自然有這個自信，他若是有所行動的話，看守他的人再多，只怕也是阻不了的。

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左右，李維揚忽然聽得一陣雜沓的腳步聲，奔了過來，一個人叫道：「憨子師哥，你沒有事麼？」

胡憨子的聲音，就在李維揚的門口傳了出來，道：「我很好啊，咦，你們什麼事？何以神色如此緊張，氣急敗壞也似？」

那聲音道：「還說不緊張？莊外的樹上，有了令狐老賊的題字，莊主說那傢伙就是令狐老



「颼」地一聲，身形掠起，已從屋面上掠到了那株大樹之上。

賊派來的，要我們和你一起看住他。」

胡憨子吃了一驚，道：「眞的？那確是糟糕，師妹今晚可能回來，若是在半途上叫令狐老賊遇上了，那可如何是好？」

那人答道：「是啊，師父、師娘也都在爲這事着急，師娘已提着劍到抱玉崖去了，師妹若回來，定然經過抱玉崖的，有師娘在，那就不怕了！」

胡憨子頓足道：「不行啊，在抱玉崖之前，難道她就不會遇上令狐老賊了麼？」

那人笑道：「師兄，你也是關心師妹太過份，以致急忘了，令狐老賊既已在樹上留字，那就表示他人已在五里之內了，而抱玉崖離此七里，自然不怕。」

胡憨子道：「是了，那可保無虞，那小子既有可能是令狐老賊同黨，你們得小心些，快散了開來，將院子全部包圍。」

接着，又是一陣腳步聲，來的那些人都散了開去。

來人和胡憨子的對話，李維揚一字不減地全都聽了進去，他在乍一聽到「令狐老賊」四字之際，心中也不禁大吃了一驚。

姓令狐的人本就不多，而足以令得抱玉莊中的人也爲之緊張起來的姓令狐的人，可以說只有一個，那便是天河妖叟令狐黠！

令狐黠是西域魔教教主，他西域魔宮，窮奢極侈，富比王公，其人又好色如命，雖已年近花甲，但是姬妾極多，全是年輕貌美的邪派中蕩婦淫娃。此人在武林中的惡行，可以說擢髮難數，但是一則他武功高，二則他黨羽多，是以正派中人，也對之無可奈何。

李維揚倒確然未曾想到，自己來到抱玉莊的同時，這個大魔頭，也會來抱玉莊生事！

這時令得李維揚大是不安起來！

要知道武林中人，最重聲名，往往將聲名看得比性命還重，他百步飛針李維揚，近兩三年來，俠名頗著，可是此際，却被抱玉莊中人當作是和令狐黠一流的貨色，此事若是不加辯白，傳了出去，以後如何見人？

是以他從床上一躍而起，背負着雙手，來回踱了幾步，推了推房門，但房門竟被鎖住，李維揚心中不禁有氣，身形疾拔而起。

他拔起了兩丈高下，已停在樑上，伸手頂起了一塊瓦，將那塊瓦攬了下來，輕輕拋在床上，一連摘下六、七塊瓦，屋面上已現出一個足夠容人鑽出去的洞口了，李維揚已探出了頭去。

只見在院子的四周圍，都有人在逡巡着，但是却並沒有人注意屋面上的動靜，李維揚的心中冷笑了一聲，一縱身，便已上了屋頂。

一到了屋頂之上，他身子便伏了下來，看了一會，仍不見有什麼動靜，他覷定了不遠處的一株大樹，陡地眞氣一提，「颼」地一聲，身形掠起，已從屋面上掠到了那株大樹之上。

在他的下面，恰有兩個人走過，其中一個陡地一怔，道：「咦，剛才我頭頂上，像是有什麼東西掠過！」

另一個「呸」地一聲，道：「別見鬼了，頭頂三尺有神明，你可別胡言亂語。」

那一個還在咕咕噥噥，道：「我確然覺得好像有東西掠過也似，多半是……一頭鷹。」

另一個「哈哈」笑着，道：「快走，停在這裏作甚？」

李維揚聽得心中好笑，他等那兩人走開去，輕輕落下樹來，向外走去。

他才走出了不多遠，便發現抱玉莊中，顯得十分緊張，莊丁個個十來個人一組，刀出鞘，弓上弦，來回巡弋着，李維揚要左閃右避，才不致被人發現。

他本來是想找到了七手劍黃山威，突然在他的面前出現，聲明他決不是大魔頭令狐黠的同黨，而且，若是抱玉莊中人手不足的話，他還可以出手相助！

但是，他又想起黃小玉的可惡處，焉有自己的傷尚未愈，便幫着敵人之理？是以他決定先看看動靜再說，若是抱玉莊眞的應付不了，那自己再出手，也還不爲遲！

他一路閃縮着，不一會，便來到了抱玉莊的聚事廳之前，伏在窗外，只聽得聚事廳中，一個人道：「莊主，他……已來了，離莊兩里，所有的樹木，全被四個天神也似的人連根拔起！」

接着，便是黃山威的聲音，他的聲音，聽來仍是十分沉着，道：「那是他手下四大煞星，這四人，只是以蠻力取勝，不足爲道，傳令下去，不必驚懼！」

那人答應着，又奔了出來。

李維揚抬頭望了望，議事廳的牆雖高，但是他還是可以竄得上去的。

他一提眞氣，身形拔起，一伸手，已然拉住了簷角，身子接着，向上翻了起來，已到了屋頂之上，到了屋頂上，他身子伏着，又輕輕地揭起了幾塊瓦來，身子鑽了進去，伏在天花板之上。

他右手按在天花板上，內力源源而出，過不多久，掌心突然向上一提，帶起一蓬木屑，天花板上已出現了一個掌心大小的圓洞。

《下期待續》

上期本文，第68 69頁文字前後倒置，特向讀者致歉。

不可掉以輕心的病——梅毒（二）

——唐 鈺醫師著——

一般而言，梅毒的感染分為三期，即初期、中期、晚期。

梅毒的症狀

初期的症狀

梅毒的潛伏期是九至九十天，平均廿五天，於侵入的部位，最初呈圓形橢圓形的小斑或小瘡，表面蝕損潰瘍，周圍以一層界限分明的暗紅色網膜，是為初期下疳，潰瘍的部位及周圍組織被細菌逐漸浸潤而變硬，此時稱為硬下疳，患者會感覺一小紐扣狀的硬塊埋在組織中，初期下疳通常無痛，不易流血，而按壓時底部會有清明無色的血清流出。初期下疳出現後幾天，附近的淋巴腺逐漸腫大，但沒有痛感，而按壓時則有如橡膠般的彈性一樣。若是生殖器官感染，則常會腹股溝兩側淋巴節腫大；而在其他部位感染時，則多是單側淋巴節腫大。

下疳病情緩慢，通常三到八個星期會自行痊癒，有時因瘡口太小，或因迅速痊癒，而被忽略。初期下府，若被再度感染，則會痛而潰瘍，亦較為嚴重，至於淋巴腺腫，則一直存在。

根據統計，約有百分之九十五的感染發生在生殖器官，而百分之五發生在其他部位，男性多在冠狀溝，龜頭，包皮內外，或尿道外端。

女性則多發生在大小陰唇，子宮頸，尿道開口，陰蒂，而陰唇感染時，則多呈水腫，顏色變深。至施生殖器以外的部位感染，則多發生在嘴唇、舌頭、扁桃腺、手指、或眉毛等處。

初期的診斷，除了臨床的症狀外，血清中亦可發現梅毒螺旋體，患者若未治療，或治療不當，則轉入中期梅毒。

中期梅毒

由初期感染的過程，約是六——八個星期，一般而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患者伴有皮膚疹，百分之五十有全身性淋巴節腫，百分之三十有黏膜層潰瘍，另有百分之十會侵犯到硬腦膜、肝、脾臟，約百分之三十的患者有初期下疳痊癒的痕跡。

中期梅毒的病情較不一定，患者有時的症狀是倦怠感，發燒，頭痛，聲音嘶啞，關節痛，此時患者最具傳染力。

患者血液試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患者呈陽性反應，血液或口腔中潰瘍，做顯微檢查，皆可見梅毒螺旋體。

中期梅毒的皮膚疹呈現紅色或粉紅色，全身對稱性分佈，不癢，但有時會壓痛，而痊癒時會有色素沉著。

皮膚疹又稱為玫瑰疹，最初出現在身體軀幹，肋骨附近，再分佈於四肢，臉部較少，一般數個星期後會自行消失，而無痕跡。女性患者在頸部背側會色素消失，稱為梅毒性白斑，患者有時因丘疹中心壞死，而有膿疹出現，若發生在頭部，則會造成頭髮失落，而成禿頭。

患者多會貧血，血色素降至一〇以下，白血球增至一萬二千五百以上，淋巴球增至百分之六十。（待續）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開業執照：北市衞醫字〇二八二號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



飛針

③ 文／倪匡
題字／楚戈
揷畫／王愷

（前情提要）魔教教主天河妖叟令狐黠前來抱玉莊生事，被留在莊中等候黃小玉的李維揚，本想出面聲明不是令狐同黨，並願出手相助，但想着此來目的，決定先看動靜再說。李維揚飛身上了屋頂，揭起幾片瓦，藏在天花板上，以掌力吸了個洞，向下觀看……

李維揚向下看去　大廳之中的情形，已然可以一目了然了。

只見七手劍黃山威，坐在正中一張交椅之上，在他的兩旁，還坐着兩個書生打扮的中年人，那兩人面貌酷似，氣度不凡，一望而知是武林高手。

李維揚一看便認出，那是峨嵋派中一等一的高手，簡氏昆仲，簡清、簡潔，人稱川中雙俠，聲名之著，不在黃山威之下！

一看到這兩人，李維揚便知道抱玉莊上，有恃無恐，令狐黠來得不是時候了。

他也慶歡自己，幸而改了主意，若是逕在黃山威面前現身，聲言可以助抱玉莊一臂之力的話，豈不是班門弄斧之極了？

只見奔來奔去的人不絕，每一個人帶來的消息，都是說天河妖叟令狐黠，已然越來越近了，黃山威只是揮手令他們退去。

過了不多久，突然聽到一陣蒼老的笑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

這一陣笑聲，極之雄渾，一傳了進來，像是整座大廳，都在震動一樣，天花板之上的積塵，也簌簌地落了下來！

但是，令得李維揚心中暗自吃驚的，是他聽出，那笑聲十分耳熟！

那的確是他聽來十分熟悉的聲音，然而，他却又絕未和那個大魔頭會過面，而且，一時之間，他也想不起究竟是在什麼地方聽到過這笑聲來了。

那笑聲來勢十分快，轉眼之間，便已聽得一個蒼老的聲音，說道：「黃莊主，有客人來了，何以未見有人出莊相迎？莫非黃莊主好客之名，只是虛傳麼？」

聽那聲音，分明是還在半里之外發出的，但是傳了進來，却仍是字字清晰。

黃山威一笑，道：「來者是誰？」

這四字聲若洪鐘，內家功力，也是非同小可。

那蒼老的聲音道：「黃莊主何必明知故問，自然是天河令狐黠，帶有些少禮物，有事相商。」

黃山威冷笑道：「黃某固然好客，可也不能開門揖盜！」

那蒼老的聲音道：「好一個開門揖盜！」

一個「盜」字才出口，只見一條長大的人影，已然突然進了大廳，李維揚連忙定睛看去，只見那人十分清瘦，在相貌上看來，却像是一個世外高人，決不像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魔頭！

但是，細看他一雙眼睛，却見他雙眼之中，邪光畢露，看了之後，令人心悸！

那人看來是不過四十上下年紀，若不是他自報姓名，說是令狐黠的話，李維揚當眞還不敢相信。

他才站定，自然也看到了簡氏雙俠，只見他雙眉向上微微一揚，道：「原來簡氏雙俠也在，好極，好極！」

簡潔冷冷地道：「是好極還是壞極？」

令狐黠「哈哈」一笑，向身後一招手，道：「進來！」

他一聲「進來」才出口，便聽得沉重之極的脚步聲，傳了過來，只見四個身形高大之極，裝束異特的波斯胡人，各自一手托着一隻金漆盤，走了進來。

那四個人，自然是波斯國一等一的力士，他們的衣服有一臂袒露在外，只見他們的手臂之上，肌肉盤虯，極之駭人。

那四人一進來，令狐黠便道：「放下！」

那四人立時將手中的金漆盒放了下來。

黃山威冷冷地問道：「令狐黠，你在鬧什麼玄虛？」

令狐黠笑道：「不敢，想來和抱玉莊結一個親家，不知意下如何？」

令狐黠的話，令得所有的人都爲之一呆，連躲在天花板上的李維揚，也未能例外，李維揚認爲令狐黠之來，當然是尋事生非來的，却不料他居然講出了這樣的話來。

黃山威面色一變，道：「此言何意？」

令狐黠狡笑道：「聞得莊主有一名愛女，人稱無敵俠女，貌美如花，犬子不才，想來量珠以聘，天兒，快來見黃莊主！」

只聽得莊門外有人，答應一聲，不多久，便已見一個一身華服的年輕人，大搖大擺着，走了進來，向黃山威作了一揖。

李維揚想不到自己躲在上面，竟可以看到這樣一齣活劇，心中也不禁好笑。

只見那年輕人，面色蒼白，雙眼之中，也是充滿了邪氣，油頭粉臉，人像是殭屍一樣，偏偏一身衣服，却是華麗之極！

一時之間，只見坐着的黃莊主和簡氏雙俠二人，又是好氣，又是好笑，最後，仍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令狐黠沉聲道：「黃莊主意下如何？」

若是換了別人，定然已破口大駡了，但是大俠氣度，究竟不同，黃山威止住了笑聲，冷冷地道：「令狐教主在武林之中，何等聲威，小女怎配得上，還是請令公子去尋他家女兒吧。」

令狐黠的面色，變得十分難看，道：「黃莊主如此說法，可是不允婚事了？」

簡清、簡潔兩人，早已忍不住，同聲大喝，道：「自然是不允婚事了，何必多囉嗦？」

令狐黠「嘻」地一笑，道：「我想和黃莊主做親家，兩位怎可越俎代庖，代黃莊主回答？」

簡氏雙俠，乃是一胎雙生，兩人心意相合，這時，不等令狐黠講完，便雙雙一聲大喝，離座而起，一出左掌，一出右掌，掌聲「呼呼」，向令狐黠疾襲而出！

兩人的攻勢極快，只見令狐黠的身子，微微一矮，雙掌齊出！

剎那之間，在「轟轟」的掌風聲中，只聽得「叭叭」兩下巨響，四掌已然相交，只見簡氏昆仲的身子，騰騰騰連退出了三步！

他們連退出了三步，可是身形仍然站不穩，向下坐去，幸而這時，他們已然退到了剛才他們所坐的椅子前面，是以一坐了下去，便坐在交椅之上，只聽得「嘩啦」「嘩啦」兩下響，兩張紫檀木交椅，頓時碎成了木片！

但是簡氏雙俠却因爲力道在椅子上失去，他們兩人，得維持坐着的姿態，不再倒下去，而他們也立卽挺直了身子！

在簡氏雙俠的身子向後疾退而出之際，令狐黠的身子搖了兩下，可是却仍然站在原地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上，一見這等情形，心中陡然一驚，心想這老魔頭果然名不虛傳，一人力敵簡氏雙俠，居然還佔了上風！

就在這時，只見黃莊主已霍地站了起來，道：「簡氏兄弟的意思，也正是黃某人的意思！」

令狐黠「嘿嘿」冷笑着，道：「黃莊主，我們還是做親家，不要做冤家的好。」

黃山威身形微挫，舌綻春雷，厲聲喝道：「看掌！」

黃山威出掌，快疾無倫，但是令狐黠的還擊，也快到了極點，剎那之間，只見兩人的身形，微微一晃，根本還未及看清他們兩人，是怎樣出掌的，便聽得「叭」地一聲巨響，雙掌已然相交。

他們兩人，手掌一交，便立時縮了回來。

只見他們的身子，一齊晃動起來，一晃，再晃，三晃，令狐黠的身形不穩，「騰」地後退了一步，但是黃山威身形凝立，却是巍然不動！

李維揚在天花板之上，見了這等情形，幾乎忍不住大聲叫起好來！

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冷笑，道：「好，果然名不虛傳？」

他說着，突然一掀衣襟，一抄手，已取了一件奇形兵刃在手，那兵刃，乃是一隻虎爪，他一取兵刃在手，便連發數招，招招攻向黃山威的要害。

黃山威身形略退，掣劍在手，剎那之間，只見劍影縱橫，「錚錚錚」七下響處，每一劍刺出，都刺在虎爪之中，將令狐黠的攻勢，盡皆擋住。

令狐黠身形後退，滿面怒容，厲聲道：「黃莊主，我兒子又不是五官不齊之人，好意前來求婚，你如此對付，哼哼！」

他的心中顯是怒極，要不然，也不會滿口利齒，挫得直響了。

他這兩句話，表明他雖然武功比黃山威略差一籌，但是對於這件事，還是決不肯善罷干休的，李維揚的心中，不禁對之大生卑視之念，他究竟年紀還輕，好玩的心靈，心想你明明輸了，却還在說什麼自己的兒子不是五官不齊，我就叫你的兒子，作個五官不齊之人！

他想到就做，扣了一枚飛針在手，覷得眞切，輕輕一彈，那枚飛針，了無聲息，電射而出！

恰好此際，天河妖叟令狐黠一聲大喝，道：「我們走！」

他兒子令狐海剛好一個轉身，身子還未轉過去，李維揚的那一枚飛針，已然射中了他的左目！

令狐海發出了一聲慘叫，手捂着左目，令狐黠突然回過頭來，一伸手，拉開了令狐海的手，一見兒子左目受傷，又驚又怒，狂吼起來。

在令狐黠的狂吼聲中，只聽得黃山威也是一聲巨喝，道：「下來！」

隨着這「下來」一聲巨喝，黃山威雙掌向上，猛地擊出，剎那之間，大廳之中，勁風排蕩，「轟」，「轟」兩聲響，天花板大幅塌了下來。

當黃山威向上發出兩掌之際，他是仰頭向上的，李維揚自上而下看下來，恰好可以看到他鐵青的臉，那顯然是他已然怒極！

在那一剎間，李維揚才知道，自己做錯事了！

自己一心想傷令狐海，代他出一口氣，也免得老魔頭以後再來夾纏，可是却偏偏未曾想一想，七手劍黃山威乃是何等身份之人，豈能容人在他抱玉莊之內，暗箭傷人？自己再要不走，只怕死無葬身之地了！

他見機極快，一看到黃山威面色不善，身子已向上跳了起來，恰在此際，黃山威兩股排山倒海的掌力，也已然湧到，撞破了天花板，仍向上疾湧了上來！

只不過這時，李維揚的身子，既然已向上躍起來，黃



●只見簡氏昆仲的身子，騰騰連退出了三步！

山威那兩掌之力，便變得反而在幫他的忙了，兩股強大無比的掌力，向上一托，令得李維揚的身子「砰」地撞在瓦面之上。

那一撞，撞斷了三五根椽子，撞碎了十來塊大瓦，李維揚的身子，却破瓦而出！

他一到了半空之中，立時身子一翻，疾竄了下來，耳際只聽得黃山威和簡氏昆仲，齊聲大喝，道：「好賊子，往哪裏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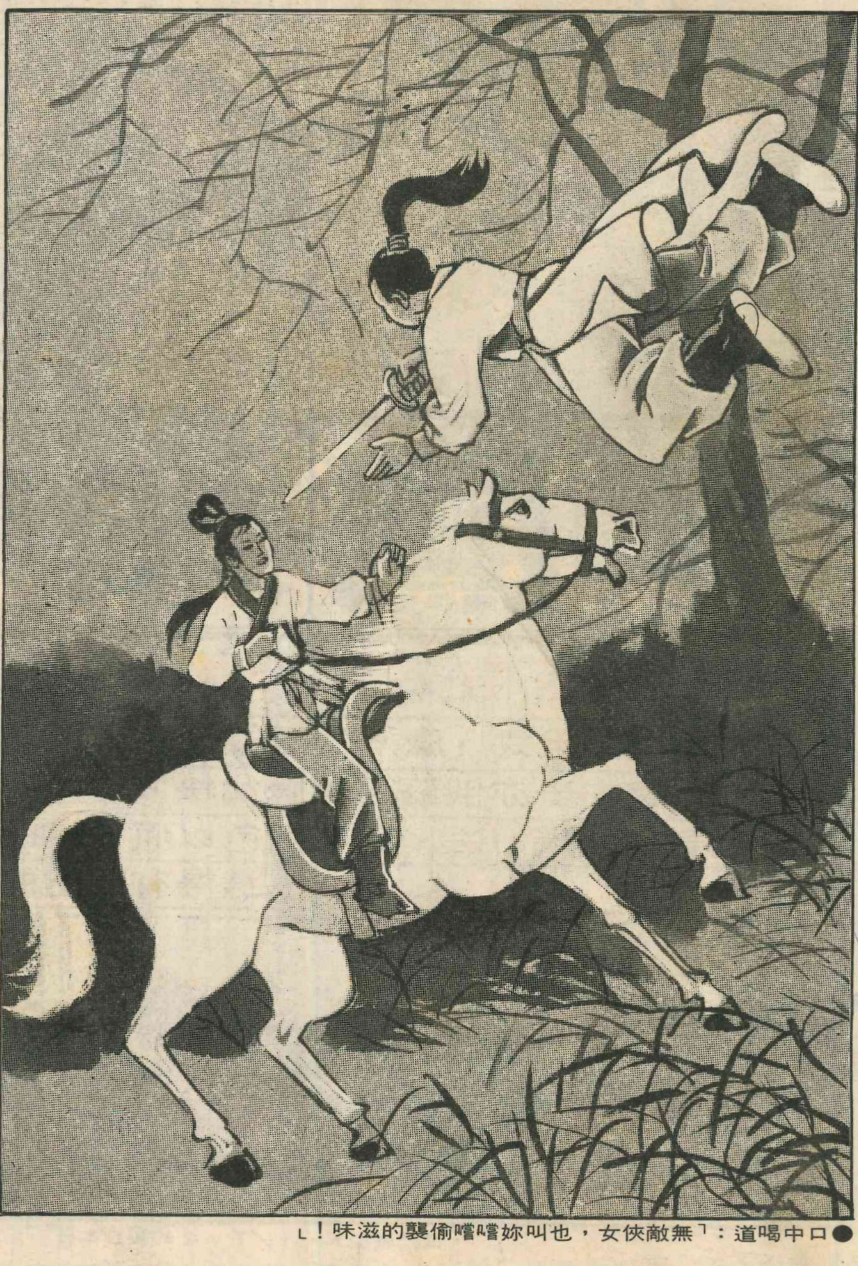
李維揚如何還敢回頭，只是見路便奔，他自從藝成以來，還未曾如此狼狽過。

他一面奔逃，一面向後連灑了三把飛針，直到躍過了一道圍牆，聽不到身後有腳步聲，他才略停了停神，抬頭看去，已奔到抱玉莊的後面來了。

再向前去，立時可以出抱玉莊，前面山勢連綿，看來有山路可以通向前去的。

李維揚舒了一口氣，急速幾個起伏，出了抱玉莊，想起了還在路上相候的那些朋友，他心中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

他曾誇下海口，可以將無敵俠女黃小玉手中的長劍奪下來的，但如今落得兩處帶傷，狼狽而逃！



●口中喝道：「無敵俠女，也叫妳嚐嚐偷襲的滋味！」

像如今這樣，若是見了那干朋友，說不定要被他們怎樣取笑，而事情傳了出去，自然也不免加油添醬，江湖上傳事極快，他百步飛針李維揚，在抱玉莊栽了觔斗一事，不難天下皆知。

他悶悶不樂地向前走着，順着一條山路，延綿來到了一個山崗之上，那山崗十分雄偉，就在那條山路之旁，便是百十丈高的峭壁！

李維揚來到了峭壁邊上，陡地一抬頭間，只見在暮色蒼茫之中，一塊巨大的山石之上，刻着「抱玉崖」三個大字，李維揚一看到那三個字，心中便不禁陡地一動，暗忖自己不是聽說過，黃小玉定然會經過這裏的麼？

而且，黃夫人也到這裏來迎黃小玉了，如何不見有人？自己被黃小玉偷襲，這口氣未曾出，就此離開抱玉莊，也未免太說不過去了。

他正在想着，已聽得得得的馬蹄聲，傳了過來，同時又聽得一個婦人聲音叫道：「小玉，我知道對妳說了，妳一定急於趕回去的，其實，有妳爹和簡家兩位叔叔在，還怕什麼？」

李維揚一聽，心中不禁一喜，心想那定然是黃小玉母女兩人來了，不管是黃小玉在前，還是在後，自己一定也出其不意，偷襲她一招，照樣攻向她的頰上，就算她母親護短，是她偷襲在先，也是無話可說的！

李維揚打定了主意，立時閃身躲在大石之後，蹄聲自遠而近，只見一騎，轉過了山角，奔了過來，馬上騎的，乃是一個少女。

一則，由於暮色已濃，二則，馬奔得快，李維揚也看不清那少女的臉面，但既然是一個少女，那自然是黃小玉了！

馬影才現，李維揚便已輕輕將劍拔了出來。

緊接着，他手在石上一按，身子疾騰了起來，一劍向前疾刺而出，口中喝道：「無敵俠女，也叫妳嚐嚐偷襲的滋味！」

他人自天而降，來得突然之極，劍氣如虹，向前疾攻了出去，那匹馬首先人立了起來，馬上那少女被馬一顛，一聲驚呼。

也就在此際，李維揚的長劍，已然刺到了她的面前，但是，也就在那一刹，李維揚突然一呆！

馬上的確是一個極之美麗的少女，但是那却決不是他曾見過的黃小玉！

李維揚在那刹間，不禁發出了一聲大叫！

然而，他除了發出一下大叫聲之外，却一點別的事也不能做，因爲他是身在半空，疾躍向前的，在那樣的情形下，武功再高，也不能收得住勢子！

而那少女一見長劍已刺到了面前，大吃一驚，身子突然向後仰去，離鞍而起，向外躍去。

李維揚也未曾看見自已這一劍，究竟是不是刺中了對方，他只是看到，那少女身形拔起之後，却已然出了懸崖之外了，她身形下沉，雖然曾拔了一拔，但是總抵不住下沉之勢，已然向崖下疾墜下去了！

李維揚的身子，還未曾下落，便聽得又一陣馬蹄聲，奔了過來，一個中年婦人，自馬上飛身而起，落了下來，停在李維揚的面前，撕心裂肺地問道：「你是誰，小玉呢？我女兒呢？」

她的神色，在暮色中看來，白得像是塗了厚厚的一重粉一樣！

李維揚呆若木雞地站着，他的手中，仍然執着那柄長劍，他的臉色也是白得像紙一樣，他的心中在對自己說：不，那不是黃小玉，那少女決不是黃小玉！

但是，不是黃小玉又怎樣呢？他還是將一個素不相識的少女逼下山崖去了！

而且，那少女也不可能不是黃小玉，她的母親就跟在她的後面，那麼，自己在抱玉莊大門之外遇到的那個，向自己偷襲的少女又是誰呢？

他心亂如麻地站着，突然之間，只聽得黃夫人發出一下尖利之極的怪叫聲，道：「你，你殺了我女兒！」

李維揚忙道：「我，我——」

他本來還想爲自己辯白幾句的，但是他只講了兩個「我」字，便想起自己縱使有十張口，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也是辯白不清的了，不趕着還有一絲逃走的機會時逃走，更待何時？

他突然發出一聲怪叫，身形疾拔而起，雙足在那塊大石之上點了點，又拔起了丈許，流星也似斜落在三五丈開外，沒命向前奔着。

他一面奔，一面心中在對自己叫着：逃吧，逃吧，躲起來吧，你殺了抱玉莊黃莊主的女兒，你還不逃命？你還不逃命！

天色已然是黑下來了，當李維揚在山中亡命飛奔，不知跌倒了多少次，也不知爬起來多少次，直到他奔出了山口，看到前面有條路，他才喘着氣，停了下來。

他的全身都爲汗濕透了。

下期待續

不可掉以輕心的病——梅毒（三）

——唐鈺醫師著——

晚期梅毒（第三期梅毒）

初期梅毒、中期梅毒未予治療，三至十二個月後病況進入晚期，梅毒螺旋體則深藏深處，此時僅有血液呈現陽性反應，病況可繼續二到十年之久，或更久，最初幾年病人可能再度感染，但日久則再度感染的機會越小。懷孕婦女在最初幾年可由血液胎盤傳染給嬰兒，但日久則傳染機會降低。

晚期梅毒會明顯的特徵是梅毒肉芽腫，可單獨或多發性，出現的部位以皮膚、皮下組織、黏膜層、骨、或內臟，通常症狀出現在初期感染後三至十二年內出現，其潰瘍現象不對稱，中心有痊癒現象，而潰瘍向四週蔓延。

皮膚上的肉芽腫有兩種情形，一是節結狀，另一是扁平狀，羣體聚集時一般皆無痛，無刺激性、不對稱、單獨出現時顏色呈暗紅色，堅硬，大似碗豆，而壓時微痛。

肉芽腫發生在口腔黏膜層時，硬顎，或鼻腔皆會穿孔，軟顎亦會波及，而導致變形，病況進大的過程得緩慢。

當梅毒進入晚期時，梅毒螺旋體已深深侵入身體組織的深部，身體各部器官皆受其侵犯，便入血管時，則造成動脈炎，必臟瓣膜亦會波及，而導致瓣膜關閉不全，侵入腦部時，則造成梅毒性腦膜炎、神經炎、麻痺炎、梅毒性脊髓癆，甚至發瘋。

先天性梅毒

先天性梅毒是因母親感染梅毒，懷孕期間，梅毒菌體經由血液，透過胎盤，而傳到胚胎。

一般先天性梅毒可分兩種情形：

㈠早期傳染性型：嬰兒出生時，狀似健康，亦有生下手腳卽見膿疱，一般而言症狀至三——四個星期，類似第二期梅疹。嬰兒皮膚乾燥、脫水，看似小老頭，口腔有潰瘍，淋巴節亦腫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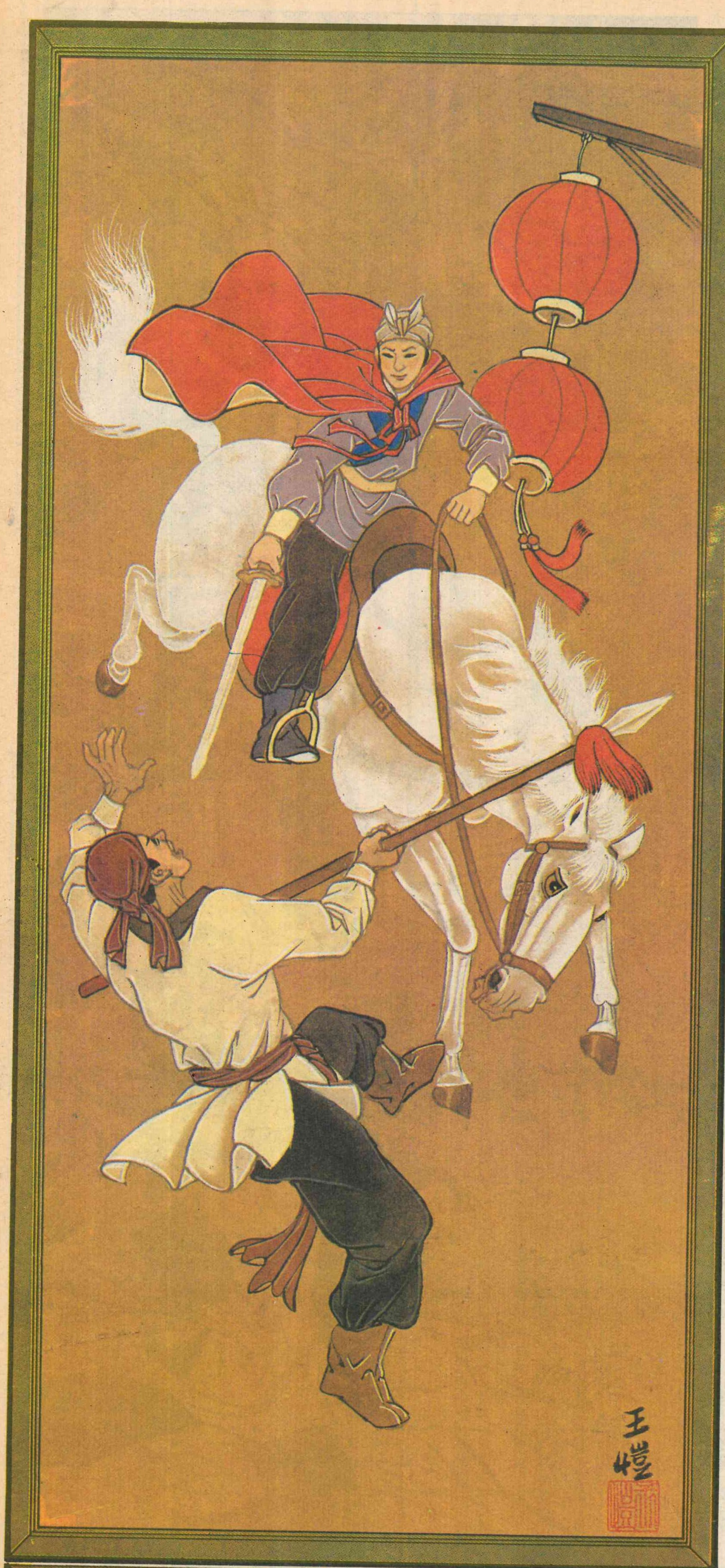
㈡晚期無傳染性型：約在七——十五歲時出現，肉芽腫與晚期梅毒一樣。在口腔、鼻腔皆會導致穿孔情形，患者有角膜炎，會怕光，視力不清，痛，牙齒變形，呈鋸齒狀，稱（Hutchison s Teeth）赫生芽，聽力喪失、耳聾，日久亦有神經炎、脊髓癆、麻痺、發瘋。

梅毒的治療

早期梅毒感染，治療並不困難，只要在一定時間內給予足夠的藥量，梅毒螺旋體皆可殺盡。但當細菌一旦深入組織內部時，則治療的希望相對降低，一般而言，預防重於治療，平日盡量避免不潔的性接觸，在公共場所，更需小心，身體有傷口時，更要避免經由傷口感染，不幸感染時，更不可諱疾忌醫，延誤時效，害己害人！

目前世界各國對一般傳染病，均得心應手地加以控或消滅，惟對性病的傳染，尚感頭痛，有逐年上昇之勢。最佳預防之道，不涉及公共場所，不隨便同不明身份的人發生性關係經治癒後每六個月作血液試驗連續三年，定期作血液檢查，可使梅毒傳染減低到最低度。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開業執照：北市衞醫字〇二八二一號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



飛針 ④

文／倪匡
題字／楚戈
插畫／王愷

（前情提要）

李維揚因暗中出手助陣，飛針傷了前來求婚的令狐海，爲黃山威所不滿而逃出莊外，却又在途中誤將黃小玉逼落山崖，自知闖下大禍，從此亡命天涯…。

他望着前面的兩條路，心中想：我向哪一條路逃走，比較好些呢？

可是，當他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又禁不住不寒而慄起來！

他向哪一條路逃走好呢？

他還有哪一條路可以逃呢？

他殺了七手劍黃山威的女兒，傷了天河妖叟令狐黠的兒子，天下雖大，他還有哪一條路可走呢？

他額上豆大的汗珠，一顆一顆，流了下來。

黑白兩道，正邪各派，不到幾天，就會人人都找尋他的下落，不論他躲在什麼地方，他都會被揪出來，天下雖大，已沒有他容身之處了！

他緊緊地咬着牙，突然提起劍，待向自己的頸子抹去，但是，他的手背却軟了下來，他喘着氣，沙着聲叫道：「我要逃！我要逃！……要逃！」

他又亡命也似向前奔了出去，他的身形沒入了黑暗之中，看不見了。

他的身形沒入黑暗中之後，七手劍黃山威夫婦，帶着才兩歲的幼子，遍天下尋找他，整個武林之中，人人都知道黃大俠在尋找百步飛針李維揚，要報殺女之仇，誰不想助黃大俠一臂之力。

但是，誰也找不到李維揚。

李維揚究竟到哪裏去了呢？

很多人都以爲在這八年來，百步飛針李維揚能夠躲過黃大俠夫婦普天下的追尋，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但是李維揚自己却知道，這個「幸運」得來，却是決不容易的。

他無時無刻不在提心吊膽，他無時無刻不準備接受最壞的命運，幾乎每一個晚上，他都會汗流浹背地驚醒，那是他夢見自己被黃山威當胸一把抓住，提了起來之後的事。他會在黑暗中喘着氣，而自他身內流出來的汗是如此之冷，冷得他時時以爲自己是被浸在冰水之中。

這種日子，眞不是人過的，而且，也不是人所能忍受得下去的。

但是他却沒有辦法，他簡直沒有選擇的餘地，他必須這樣生活下去，那一天，當他轉身在黃夫人面前逃走之際，他的心中便在狂叫着：躲起來！躲起來！



●又聽得「拍拍」兩聲響，他兩人頭上的髮髻，已然滾滾落了下來。

他必須躲起來，將他自己緊緊地包裹在絕望和恐懼的硬殼之中。

要不然，他就會被黃大俠夫婦發現，他就活不下去了！

有時候，當他一身冷汗地驚醒過來之際，他也會自己問自己：這樣活着，有什麼意思？可是他却無法回答這個問題，他必須活着，不論活着是如何痛苦，他都要活着。因爲他一直還未曾弄清，在抱玉莊外，對他偷襲的那個妖媚艷麗，令人蕩魂蝕魄的少女是什麼人！

× × ×

黃大俠的手，在他兒子黃鷹的頭上，輕輕地撫摸着，沉聲道：「孩子，殺你姐姐的仇人，你記得了麼？」

「我記得了，百步飛針，李維揚！」黃鷹的眼珠轉了轉，「爹，我們找了他八年，都未曾找到他，他……還在世上麼？」

黃山威沉緩地點了點頭，道：「還在，一定還在！」

黃鷹充滿信心地說：「那你放心，爹，你們找不到他，我也一定要找到他的，唉，可惜我沒有見過姐姐，爹，她是什麼樣子的？」

黃山威的頭，仰得十分高，可是儘管那樣，淚水還是順着他的臉頰，流了下來。

「她……她是一個十分美麗的少女，美麗得人人見到她，都不想和她動手的，只有百步飛針李維揚那個惡賊，竟狠得下這樣的心！」

在黃山威沉重的語聲中，黃夫人也忍不住抽噎了起來，黃鷹睜大了眼，緊握着拳，雖然他臉上仍是一臉稚氣，但已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仇很。

在黃夫人的啜泣聲中，只見一個人慢慢地傴僂着身子，向外踱了開去，那是黃山威和黃夫人帶着幼子離開了抱玉莊之後，在半途收留的丁駝子，丁駝子想是心中也感到極之難過，是以才慢慢地踱了開去的。

黃山威長長地吁了一口氣，道：「丁駝子。」

丁駝子的身子一震，慢慢地轉過身來。

黃山威又嘆了一聲，道：「丁駝子，你跟了我那麼多年，也該到抱玉莊上去休息一下了，鷹兒很喜歡和你一起玩。到了莊上，你也不必做什麼，就陪着他玩玩好了，夫人仍然會離莊和我去尋找仇人，莊上事自然有總管管的，你明白了麼？」

丁駝子一直低着頭，道：「我明白了，可是我……還是喜歡跟着老爺和夫人——」

黃山威搖頭道：「當日我們收留你，全然是爲了要你照顧鷹兒，如今我們已決定將鷹兒留在抱玉莊上，你還跟着我們作甚？」

丁駝子仍然低着頭，道：「是。」

黃山威轉過身，來到了黃夫人的身前，手搭在她的肩頭上，道：「夫人，妳去一下就來，我在這涼亭之上等妳。」

黃夫人淚痕滿面，也不說什麼，就出了石亭，上了馬，丁駝子和黃鷹兩人也上了車，蹄聲得得，一齊向前，馳了出去。

他們向前趕出了七、八里，便轉入了直通抱玉莊的那條路上，才一轉入路口，黃夫人便是一呆，只見那一條寬闊筆直的路上，長滿了雜草，和原來路面平坦光滑的情形，大不相同，觸目一片荒涼，顯然這條路，已有許多日子沒有車馬來光顧過了！

黃夫人呆了片刻，心中不禁黯然，暗忖自己不在，莊上自然是門前冷落車馬稀了。

可是，她繼而一想，却又覺得事情十分不對頭，因爲他們兩人，雖然不在，但是抱玉莊上，還有數百人之衆，難道也不進出了麼？看這裏野草衰黃，長可過膝的情形來看，莫非是抱玉莊上，早已發生了什麼變故？

黃夫人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手已按在劍柄之上，她乃是成名已久的女俠，雖然想起女兒慘死，她會欷歔不已，但是一感到事情十分突兀之際，她也陡地驚覺起來，她回頭道：「丁駝子，你緊跟在我的後面。」

丁駝子答應了一聲，道：「夫人，可是有什麼變故麼？」

黃夫人道：「我也不知道，可是，你看，這條路，不是太荒涼一些了麼？」

丁駝子道：「是的……太荒涼了些。」

黃夫人緩緩地策着馬，向前走去，越是向前去，蒼涼的景象越甚，兩旁的樹，因爲深秋葉落，全都只剩下了枯枝，看來更是令人興出了一股莫名的落寞之感。馬蹄踏在落葉之上，不斷地發出「刷刷」聲來。

他們緩緩地走出了十來里，忽然看到前面路上，有兩塊大石，大石之上，各自坐着一個服裝古怪，非僧非道的人，那兩人當然是早已看到一騎一車向前來的了，但是他們却一聲不出。

而黃夫人在一看到了他們之後，停了一停。這時，雙方相距，大約有三、四丈左右，只見那兩個人懶洋洋地翻了翻眼睛，道：「走走走，抱玉莊莊主吩咐，來的不論是什麼人，一概不見！」

黃夫人陡地一呆，她心中已知道事情不尋常到了極點，但是她却沉住了氣，並不發作。她只是催着馬，又慢慢地向前，走出了兩丈許，道：「你們是抱玉莊上的人麼？」

那兩人大刺刺地道：「自然是。」

黃夫人冷冷一笑，冷着聲問道：「那你們可知我是誰？」

那兩人翻着白多黑少的眼珠，道：「妳麼？多半是莊主的窮親戚，想前來投靠的，是不是？已告訴過妳了，莊主吩咐，一概不見。」

黃夫人聲音一沉，道：「這是哪一個莊主吩咐的？」

那兩人大怒，道：「兀那婆娘，偏有這等囉嗦，還不替我快——」

他們下面一個「滾」字還未曾講出口來，便突然停住了，只見他們張大了口，同時，又聽得「拍拍」兩聲響，他們兩人頭上的髮髻，已然滾落了下來。

而剛才，他們只覺得眼前劍光一閃，頭頂一涼，是以才突然之間停住了口的，這時，他們看到滾落下來的，只是髮髻，而不是他們的腦袋，他們出了竅的靈魂，總算又回了轉來。

兩人不約而同，一齊伸手向頭上摸去，一摸之下，他們的手，又停在頭上，放不下來了。原來他們頭上的髮髻，乃是齊着髮根被削去的，他們伸手一摸，便摸到了頂門之上，精光滑溜的一塊頭皮，而黃夫人這時，仍然騎在馬上，剛才連她是怎樣出手的都未曾看清，他們的心中，怎能不驚？

黃夫人冷笑一聲，道：「好了，究竟是哪一位莊主吩咐的，你們該實說了。」

那兩人的上下兩排牙齒相叩，「得得得」地直響，道：「我們說……得……得……得……抱玉莊莊主人人皆知……是戚金花……戚姑娘。」

利人利己的男性輸精管切斷術

——唐　鈺醫師著——

目前世界上除少數國家外，大多數的國家均因人口過度澎脹，而降低生活水準，而台灣地少人多，更帶來無形壓力，因此控制人口出生率為當前第一要務，以往家庭計劃均放在女性方面，故收效不大，而女性因生理關係，目前不外乎服避孕葯、裝樂普、子宮環帽，或者紮輸卵管等方法，每種方法或多或少對女性均有不良反應，故很多人不願做避孕方法，其原因為上述。其實避孕方法，如果在男性方面施行，又簡單、又方便，可以說毫無一些副作用。首先我在這裡介紹男性避孕方法—輸精管切斷術，做此手術可以說無痛無血，因為手術部位在陰囊上施行，而陰囊上的神經血管也非常少，有經驗醫師只要在陰囊外部找著輸精管，便其固定然後切開陰囊約二公分，把輸精管切斷後手術即告成功，手術時間大約卅分鐘，如果你做過手術不說出來，連自己太太也不知道，大約一星期後即可過正常性生活，其避孕效果可說是百分之百，既然手術又簡單安全可靠，為什麼台灣不普遍推廣而受男性歡迎呢？

依作者深入研究調查，不外乎下列原因：一般男性認為動手術危險、出血、疼痛上班不方便，會影響工作，更重要的一點就是認為以後對性方面有影響，發生陽萎、早洩、無快感或無精液等心裡因素，關於這些顧慮，作者本人二十五年前即施行切斷手術，不但沒有上述反應，而且精力過人，其年逾六十，而髮未白、齒未壞、皮未皺、耳聰目明，每日工作十二小時而不倦。這些好處，恐怕是切斷輸精管有關，做此手術逾千人，可以說幾乎無一點不良反應，平均較未切斷輸精管男性，還緩老化十年，站在生理學立場去分析，應該是沒有對男性何種損害，僅僅在射出的精液內沒有精虫而已。其他一切性交感受完全同前一樣，我們丸照樣製造荷爾蒙及精虫，所以不會變性，現在顯微鏡手術問世，也可以把它接通可以再生育如果政府在公保勞保推行這種手術，相信我們的人口澎脹率是可以控制住的。你想過反老還童的人生嗎？不妨去做利人利己的輸精管切斷術，才可以嚐到真正人生的樂趣。

作者唐鈺醫師美國福音醫學院畢業，曾任國軍各總醫院主治醫師

現任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慶安診所生殖泌尿科主治醫師

診療時間：每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九時。　開業執照：北市衞醫字〇二八二號

診療地點：台北市長安西路一一七號，即後火車站前，太原路叉路口。（即公路北站與承德路交叉口）。

黃夫人面色一沉，道：「笑話，武林中人人皆知，抱玉莊主是黃大俠！」

那兩人道：「黃大俠夫婦……出外去尋找……仇人，戚姑娘……喜歡這裏，第二年就來佔了。」

黃夫人大怒，道：「她是什麼東西？」

那兩人道：「戚姑娘是……魔教教主的第九位姬妾，最得教主寵愛——」

黃夫人忍無可忍，一聲大喝，道：「閉嘴，你們快滾回去，叫她快滾！」

黃夫人想起自己在外千山萬水，尋找仇人，原來抱玉莊却早被人佔了去，她猶然一點不知，心中實是怒極，那兩人給黃夫人一喝，抱頭鼠竄而走。

黃夫人「哼」地一聲，策馬便向前去，丁駝子忙趕着車，跟在後面，一面啞着聲音道：「夫人，可要我去告知老爺麼？」

黃夫人搖頭道：「不必了，若是讓他知道，豈不是要令他氣惱？」

她策的馬，奔得越來越快，丁駝子的馬車，緊緊地跟在後面，那兩人則在前面，沒命也似地逃着，一面逃，一面發出殺豬也似的嗥叫聲來。

轉眼之間，抱玉莊的正門，已然在望了，只見正門口一字排開，有七、八個人守着。那兩個人奔得氣直喘，講不出話來。

那七、八人却一齊向黃夫人圍了上來，黃夫人身形自馬上疾拔而起，身在半空，一個盤旋，劍光掠起，頓時有四個人倒地不起。

其餘的人一見這等情形，發一聲喊，一齊向莊中，奔了進去。

黃夫人提着劍，搶了進去，丁駝子連連加鞭，馬車也直衝了進去，一直來到了議事廳之前，方始停了下來，黃夫人已然掠上了石階，但是她却突然停了下來。

因為就在此時，從議事廳中，走出了一位麗人來。

那麗人約莫二十四、五年紀，髮長及腰，美艷之極，連黃夫人看了，心中也不禁一怔，暗道：「好一個美人兒！」

●她兩柄短劍，同時出手，招式詭異，出手快疾，堪稱絕奇。

那麗人滿面帶笑，望着黃夫人，用極其嬌媚的聲音，「哦」地一聲，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黃夫人來了，請進來啊！」

這時，馬車也停住了，黃鷹在馬車疾馳之際，便一直抓住了丁駝子的手臂，他望着那麗人，低聲道：「老丁，這是誰？」

丁駝子却並不回答，然而，他的身子，却在不住地戰抖，黃鷹又說道：「咦，老丁，你怎麼在發抖啊？」

丁駝子道：「你……看，又要打架了，我……我最怕打架。」

黃鷹作出了一個不屑的神色，道：「不中用，我才不怕哩！」

黃夫人望定了那麗人，冷冷地道：「妳就是僭佔抱玉莊的戚金花麼？」

那麗人「格格」一笑，道：「是啊。」

她在講話之際，有着一股說不出來的媚態，黃夫人一提手中長劍，道：「妳快滾，快帶着妳那些狐羣狗黨，離開抱玉莊！」

戚金花又是一笑，道：「黃夫人，我在這裏住了好幾年，我可不怎麼想走。」

黃夫人手中的長劍，陡地向前，伸了一伸，那一劍不但出手快絕，而且，用的力道，也是妙臻毫顛，劍尖已然刺透了戚金花胸前的衣服，直抵在她的胸口，可是又未曾傷及她半分！

戚金花只覺得胸口涼浸浸地，在自己還未明白是怎麼一回事間，對方便已然出手，將自己制住，她面上也不禁為之變色，忙道：「有話好說，有話……好說。」

黃夫人厲聲喝道：「妳走不走？」

戚金花眼波流轉，道：「既然如此，那我自然只好走了。」

黃夫人「哼」地一聲，身形一側，便待縮回劍來，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丁駝子突然啞聲叫道：「夫人小心，不可鬆手！」

可是，當丁駝子的警告出口之際，黃夫人的劍，已縮回尺許來了。

也就在此際，只見戚金花皓腕翻動，她腕上的幾隻玉鐲相碰，叮噹有聲，而她手腕一翻間，手中已多了一柄短劍，向着黃夫人手中的長劍，疾壓了下來，「錚」地一聲響，長劍被壓得向下，沉了一沉，而戚金花的左手，也同時翻起，另一柄短劍，已逕刺向黃夫人的胸前！

她兩柄短劍，同時出手，招式詭異，出手快疾，堪稱奇絕。

黃夫人經丁駝子一提，雖然其時，已然縮回劍來，但是猛地心中一凜，也已然有了驚覺，就在戚金花左手劍送出之際，她身子猛地向後一仰，被壓得沉下去的長劍，也「颼」地向上，疾揚了起來！

那一劍揚起，恰好來得及格擋戚金花刺來的一劍，「錚」地一聲響，兩件兵刃相交，黃夫人的功力，何等深厚，戚金花手中的短劍，立時幻成一溜精虹，向半空之中，直飛了起來！

戚金花身形一退，却仍是若無其事也似，笑道：「黃夫人果然名不虛傳，這位駝子，可是妳的家人？他也好眼力啊！」

黃夫人心中也不禁一奇，因為她一直不知道丁駝子為人如此機警，剛才若不是丁駝子出言提醒，只怕此際，她已吃虧了。

是以她也回頭向丁駝子看了一眼，却見丁駝子低着頭，像是十分驚恐一樣。

戚金花冷冷地道：「黃夫人，你們兩夫婦的武功如此之高，八年來，連一個殺女兒的仇人也找不到，可見你們武功雖高，這機智方面，未免差了一些！」

黃夫人的面色，陡然之際，變得難看之極，青白不定，她盯着戚金花，一字一頓，道：「我們遲早會找到他的，一定找得到的！」

戚金花「格格」笑着，道：「他在什麼地方，你們可知道麼？」

黃夫人心頭緊緊地絞痛着，感到了一陣陣的痛楚。他在什麼地方？百步飛針李維揚，在什麼地方呢？

（百步飛針李維揚在什麼地方呢？）

（百步飛針李維揚一定躲在一個極安全的地方，是以黃大俠夫婦才找不到他的。）

下期待續

戚金花冷笑一聲，道：「其實，這也怪不得你們，我們教主，這些年來，也在到處尋找他的下落，却也是一無所獲！」

戚金花的話才一出口，只聽得大廳之中，突然傳來了一個十分蒼老深沉的聲音，「哈哈」一笑，道：「金花，妳這小妮子越來越不像話，居然繞着彎子罵人，你豈不是也在說我武功有餘，機智不足麼？」

那聲音一傳出來，黃夫人的面色，變得更難看了，她不由自主，向後退出了兩步！

那正是天河妖叟令狐黠的聲音！

接着，令狐黠便緩步踱了出來，只見他面上帶着奸笑，道：「多謝黃夫人剛才劍下留情，免致小妾劍下喪生，盛情不敢或忘。」

黃夫人面色鐵青，橫劍當胸，一言不發。

令狐黠呵呵笑着，抬頭看去，道：「啊，這位一定是令郎了，是不是？」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現出了一種異樣狡猾的神情來。

黃夫人的心中，陡地一動，暗叫了一聲「不好」。連忙又向後退了兩步，一直退到了馬車之前。

也就在此際，只聽得令狐黠突然發出了「哈哈」一笑，隨着他那一笑，四面八方，都有脚步聲傳了過來，黃夫人急忙四面看去，只見四面都有人自墻角處轉了出來，不下數十人之多！

那數十人走了出來之後，已將他們團團圍住！

令狐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黃夫人，令郎長得倒玉雪可愛，我看，就請他在我莊上住上些時候，你們兩人在外尋找仇人時，也好放心些。」

黃夫人勉力鎮定心神，道：「令狐教主，外子隨後就到，倒要問問他肯不肯才行。」

飛針

5

倪匡／文
楚戈／題字
王愷／插圖

《前情提要》

丁駝子是黃山威夫婦出外尋訪殺女仇人時收容的僕人，分明不會武功，但在黃夫人與戚金花動手之時，若非得他提醒，險被對方所傷。

令狐黠當眞狡黠無比，聽了之後，又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來，道：「黃夫人，妳是在和我開玩笑麼？未將仇人活捉之前，決不回抱玉莊來，這是黃大俠所罰下之誓言，普天下人皆知，黃夫人如何還來騙我？」

黃夫人心中吃驚之極，她身形拔起，上了車頂，沉聲道：「丁駝子，你抱住了鷹兒！」

黃鷹大叫道：「我不怕，媽，我不要老丁抱着我，我什麼也不怕！」

丁駝子則顫聲道：「夫人，我……怕得緊。」

黃夫人一上了車頂，英姿颯爽，神威凜凜，沉聲道：「不必怕，你趕車出去，看誰敢阻攔。」

戚金花「格」地一笑，道：「教主，你聽聽，她說沒有人敢阻攔。」

令狐黠「哈哈」笑着，道：「金花，妳說錯了，根本不必任何人阻攔，黃夫人自然不會走的。」

丁駝子這時，已然「叭」地一鞭，揮了下去，拉車的兩匹馬待向前衝了過去，但是令狐黠身形疾晃，一伸手，按住了一匹馬的額頭，另一手一揚，「呼」地一聲，有一件東西，向黃夫人飛了過來，道：「黃夫人，妳看，那是什麼？」

黃夫人「哼」地一聲，並不伸手去接，只是長劍向前一伸，突然刺了出去，正刺在那物事之上。

那物件却也不是什麼暗器，而是一隻小小的綢包，一被劍尖刺中，綢包便散了開來，「拍」地一聲響着，一件金光閃閃的東西，落在車頂之上。

黃夫人低頭看去，只見落在車頂上的，是一隻鑲有三顆明珠的金釵。

她一看到了那根金釵，黃夫人整個人都呆住了！她雙眼定在那根金釵之上，身子却在簌簌地發着抖，

黃鷹叫道：「媽，什麼事，什麼事？」

丁駝子則低聲道：「別吵！」

黃鷹仍然在叫着，但黃夫人慢慢揚起了手，示意他不要出聲，然後，她自己抬起頭來，又望了令狐黠半晌，才道：「你……是從哪裏來的？」

令狐黠一笑，道：「黃夫人請跟我來。」

他竟轉過身，向大廳內走了進去，丁駝子又失聲道：「夫人，不可！」

但是黃夫人却一擺手，道：「你別管我，你們在這裏等我。」

丁駝子着急道：「夫人，妳要是進去了，小公子——」

黃鷹的神色，也是相當害怕，但是他却立卽道：「媽，我不怕，我已經不小了！」

黃夫人沉聲道：「好孩子！」

她一聲「好孩子」才出口，身形疾掠了起來，向下一落，便落在令狐黠的身後。

黃夫人的身形向下一沉之際，令狐黠的去勢，突然加快，「颼」地一聲，便已進了大廳，黃夫人也立時跟了進去。

令狐黠和黃夫人一走，圍住了那輛馬車的數十人，也圍得更近了一些，戚金花搖擺着身子，走向前來，笑道：「小弟弟，你媽媽也進去了，你怕什麼？還不快跟我進去看看？」

戚金花的話，令得黃鷹大怒，駡道：「呸，妳不是好人，妳是妖精！」

戚金花却只是格格地笑着，丁駝子又顫聲道：「這位姑娘，常言道……寃有頭，債有主，妳……何苦和一個小孩子過不去！」

黃鷹大聲道：「我不小了，我和她動手，我不怕！」

丁駝子一伸手，握住了黃鷹的手臂，道：「你不能去，你決不能去。」

戚金花笑道：「駝子，你這樣忠心耿耿作什麼？你不讓他下來，我就將他拉了下來！」

丁駝子喘着氣，道：「妳高抬貴手，姑娘，妳全福全壽，高抬貴手罷！」

戚金花却早已身形一晃，一陣香風過處，她已然上了車踏，笑道：「駝子，你讓開些，我來接他下車！」她一面說，一面伸手便向黃鷹抓來。

黃鷹家學淵源，武功自然也相當有根底，一見戚金花抓來，反手一掌，便向戚金花的手背，拍了下來。

戚金花「哈哈」一笑，手一縮一翻，五指如鈎，已反扣住了黃鷹的手腕，道：「下來吧！」

她一面說，一面已用力一拉，可是也就在此際，却只見丁駝子突然伸出手來，五指一緊，却已抓住了戚金花的手腕。

那一抓，敢情十分大力，令得戚金花的五指一鬆，將黃鷹放了開來！

而且，那一抓也全然出於戚金花的意料之外，她陡地一呆，左手一掌待拍向丁駝子時，丁駝子的一掌，已然加在她的頭頂之上。

丁駝子的出手雖快，而且，他一出手，便將戚金花制住，戚金花連反抗的餘地也沒有，但是丁駝子的身子，却在劇烈地發着抖。

他道：「小公子，你……快趕着車子走。」

黃鷹却還在道：「不行，我媽還在裏面。」

丁駝子的聲音，抖得更厲害，他道：「你……你快趕着車子走，夫人武功高强，不打緊的，我們……去告知老爺去，快！」

黃鷹拿起了馬鞭，「拍拍」兩鞭，揮了下去，馬兒撒開蹄，便向外奔了開去。

圍住馬車的人雖然多，但是戚金花被丁駝子扣住了脈門，按住了頭頂，圍住的人，如何敢不讓路，馬車衝過去，紛紛退了開來。

馬車直衝出了莊門，可是那數十人，也發一聲喊，早有人牽出馬來，他們各自翻身上馬，隨後潑刺刺地追了上來，衰草滿地的路面之上，蹄聲得得，車聲轔轔，實是扣人心弦之極！

黃鷹一看到後面有人追來，一鞭緊過一鞭，馬車的去勢，快疾無比，隨後追來的四、五十騎，始終跟在後面三、四丈處，也不敢太接近，可是也絕無離開之意。

不消多久，已來到了路盡頭，見到了大道，馬車陡地一轉，轉上了大道，去勢更疾，轉眼間，已然可以看到那座石亭了。

遠遠地可以看到，在石亭之前，站着黃山威，黃山威身形長大，本來極之魁梧，可是這時看來，却給人以十分落寞之感。

而黃山威顯然也被那一陣急驟的蹄聲驚動了。

而且，他自然也認出了那輛馬車來。

他身形晃動，幾個起伏，便已趕到了近前，黃鷹一看到了父親，一鞭抽下去，一聲大喝，馬車立時停了下來。

黃山威在迎向前去之際，還根本未曾看到車上發生了什麼事，這時車子一停，他才突然看到，丁駝子的手中，抓着一個絕色女子！

黃山威一呆，大喝道：「丁駝子，是怎麼一囘事？」

丁駝子手一鬆，戚金花身子，立時凌空翻起，向後疾掠而出，迎上了追來的那數十人，那數十人立時將她團團擁住。

丁駝子的身子發着抖，道：「老爺……老爺……夫人……莊上……令狐黠在莊上！」

黃山威對於丁駝子的話，像是沒有聽到一樣，只是目射精光，望定了丁駝子，黃鷹說道：「爹，老丁出手好快，那女人想害我，是老丁將她抓住了的。」

黃山威徐徐地道：「老丁，這些年了，我竟不知你是一個會家！」

丁駝子道：「我……算是什麼會家？只不過偷偷跟着公子學些功夫罷了。」

黃鷹笑了起來，道：「爹，你看我做師傅，還不錯吧！」

丁駝子也乾聲笑了起來。

可是黃山威對於這一老一小兩人的笑話，却是一點也不欣賞，他仍然寒着臉，一字一頓，道：「閣下何人？」

丁駝子還未曾囘答，黃鷹已然奇道：「爹，你……難道不認識他？他是老丁啊！」

丁駝子也勉强笑着，道：「是……是啊，老爺，我是老丁啊！」

黃山威「哼」地一聲，身形暴起，直上直下，拔起了五尺，手起掌落，「呼」地一掌，向着丁駝子的頂頭，疾拍了下來！

那一掌來得突兀之極，在黃鷹的驚呼聲中，丁駝子身子，簌簌抖着，雙手抱住了頭，却是並不躲逃，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拍」地一聲響，那一掌已齊齊正正擊在他後腦之上！

而黃山威身形向後一彈，也彈了開來。

黃鷹一欠身，將丁駝子的身子，緊緊抱住，叫道：「老丁！老丁！」

他陡地轉頭去，道：「爹，你爲什麼要打老丁？你爲什麼要打他？老丁，你……被爹打……死了麼？」

丁駝子一直縮着頭，直到這時，才抬起了頭來，道：「公子，我可是被老爺打死了？」

黃鷹本來，滿面皆是惶急不平之狀，看他的樣子，像是立時就要哭了出來一樣，但是，一聽得丁駝子這樣的問自己，他却也忍不住「噗哧」一聲笑了出來，道：「老丁，你要是死了，還能夠出聲問我麼？」

丁駝子哭喪着臉，道：「老爺——」

黃山威心中的疑惑，仍然未去，他剛才一掌向丁駝子拍下，丁駝子只是抱住了頭，決不躲逃，看來他並不像是會武功之人，但是黃山威自然知道戚金花是何等樣人，連戚金花都可以擒得住，其人的武功，自是非同小可的。

要知道學武之士，最忌的事，便是有人隱名埋姓，藏在近側，那喚着「臥底」，一經查出，立時嚴厲對付的。剛才黃山威那一掌，當眞是想將丁駝子一掌拍死了的。

但是他一掌擊中途時，忽地想起，這近八年來，丁駝子一直和自己在一起，黃鷹更是他帶大的，若是他要

「呼」地一掌，向着丁駝子的頭頂，疾拍了下來：

害自己，什麼時候不好害？他如要加害鷹兒，更是易如反掌，何以七、八年來，一直都相安無事？他正是想到了這一點，是以才發掌發到了一半，突然內力回收的。

而對丁駝子來說，剛才他等於在鬼門關前，打了一個徘徊一樣！

這時，黃山威儘管還是滿腹疑雲，但他却也不及追問，只是沉聲道：「丁駝子，夫人怎樣了？」

丁駝子想是嚇壞了，連講話的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道：「夫人……夫人……」

他沒有講下去，却聽得戚金花尖聲道：「黃夫人應教主之邀，去商議一件事了。」

黃山威大吃了一驚，道：「什麼？」

丁駝子道：「眞的。」

黃山威倏地轉過頭來，雙眼射出凌厲無比的光芒，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雖然遠在三丈開外，但是一接觸到黃山威那兩股凌厲無匹的眼光，她的心中，也感到一陣害怕，她勉力鎭定，道：「你……望着我作甚？」

黃山威沉聲道：「妳是令狐老賊的愛妾，是不是？」

戚金花爲人極聰明，她一聽得黃山威這樣問，已知道黃山威心中想些什麼了。黃山威心中所想的，自然是黃夫人若是爲令狐點所擒，那麼，他若擒住了她，就可以和令狐點換人了！

當戚金花才一想到這一點時，她的心中，也不禁大是駭然。可是，她隨即想到，在自己的身邊，圍着四、五十人之多，這四、五十人，莫不是武林高手，黃山威只有一人，自己怕他何來？

她一想及此，膽氣頓壯，立時嬌笑道：「是啊，我是他最心愛的人兒。」

黃山威手背一抖，「錚」地一聲響，已然拔劍出鞘，他將寒光森森的劍抱在雙掌之中，向戚金花遙一拱手，道：「那就多有得罪了！」

戚金花叫道：「你們小心——」

她這裏叫聲甫畢，只聽得黃山威突然發出了一下長嘯聲，隨着那一下長嘯聲，只見劍影滾動，黃山威已然抖動長劍，向前直衝了過來！

戚金花一叫，已有十來個人，搶出幾步，攔在戚金花的面前的了。可是，黃山威的來勢，實在太以驚人、太以凌厲了，他是挾着雷霆萬鈞之勢，向前衝了過來的，首當其衝的四個人，一見這等情形，心中一怯，不由自



●黃山威已然抖動長劍向前直衝了過來。

主，匆忙向外逃了開去。

還有四個人，總算膽色較壯，倉皇還了一劍，可是只聽得「錚錚錚錚」四下響，四柄長劍，一齊斷折，那四個人的身子，也各自被一股大力，撞得向外跌翻了出去，黃山威再是一聲大喝，長劍自上而下，匹練也似，斜削了下來，還有六、七人發出了一聲驚呼，紛紛退避，戚金花雙足一點，身子向上，疾拔了起來。

眼看她一拔起，就可以避開黃山威的一劍了，但是黃山威的身子，却也跟着拔起。

在黃山威的身子也跟着拔起之後，半空之中，只見劍影千重，不見有人。

但是俄頃之間，劍影斂去，人影陡現，只見兩個人，自半空中一齊落了下來，戚金花的脈門，已被黃山威扣住，她面白如紙，滿面怒容。

其餘數十人，看到了黃山威大展神威，片刻之間，已將戚金花制住，個個張口結舌，呆若木雞！

戚金花雖然被扣住了脈門，無法掙扎，但是她仍然在尖聲叫道：「你們這干飯桶，望定了我作甚？他抓住了我，你們不會去抓他兒子麼？小心，那丁駝子是一個會家！」

黃山威一聽，也急叫道：「老丁，你別再藏頭露尾了！」

丁駝子急道：「老爺，老爺，我是不會武功，我是不會武功的啊！」

就這幾句話工夫，已有十來個人，各仗兵刃，向前一湧而上。

丁駝子用十分難聽的尖叫聲大叫道：「我們快逃！」他一鞭子向馬上抽了下去，可是這時，早已有兩個人着地滾到，「刷刷」兩刀，將車輪剖成了兩半，車子向旁便倒。又有一人，一手提住了丁駝子的後頸，將他直提了起來。

黃鷹尖叫道：「別傷老丁！」他身形一起，飛起一脚，踢在那人的手腕上，那人一負痛，手鬆了開來，丁駝子的身子，骨碌碌地滾到了馬車旁邊，他連忙鑽進了車底下。

這時，黃山威抓住了戚金花，但是也疾趕了過來，長劍霍霍，二招之間，便傷了七、八人。可是對方共有數十人之衆，黃山威雖然所向無敵，可是等他趕到馬車旁邊時，黃鷹却已被兩個長漢子，在他的身後，將他緊緊地箍住！

黃山威發出一聲巨喝，道：「放開他！」

那兩人望定了戚金花，戚金花尖聲道：「快將他帶到東面林中去等我，你們立此大功，我對教主說，升你們爲天地人三堂中天壽堂堂主！」

那兩人一聲長嘯，帶著黃鷹，身形疾拔而起，落在路邊，厲聲道：「黃大俠，你不想絕後，就別追上來！」

戚金花也道：「黃大俠，他們兩人，外號人稱千蛇雙毒，倒是說得出做得到的！」

黃山威一則投鼠忌器，二則他抓住了戚金花，究竟行動遲滯些，眼看想追上去，已然不及，立時道：「妳叫他們放開，不然我先殺了你！」

戚金花一聲冷笑，道：「不會的，黃夫人還在抱玉莊上哩！」

黃山威陡地一呆，就在那兩句話間，千蛇雙毒身形如飛，幾個起伏，早已隱沒在路邊的林子之中，看不見了。

黃山威心中又驚又怒，他緊緊地握着戚金花的手腕，雖然他武功絕頂，但是突然之間，遭此巨變，他却也方寸大亂，無法應付。

他呆了極短的時間，便厲聲道：「跟我到抱玉莊去！」

却見丁駝子自車下探出頭來，抖着聲問道：「老爺，是……是叫我麼？」

黃山威一頓足，並不回答，帶起戚金花，便落在一匹馬上，雙腿一挾，馬已向前疾奔而出，其餘人也紛紛上馬，跟了上去，竟沒有人來理會丁駝子。

丁駝子自車外爬了出來，他呆呆地站着，汗自他的額上，像是十幾條小河一樣地淌了下來。

看他的樣子，他像是極之害怕，他的確是害怕之極了，他從來也沒有像剛才那樣害怕過！

× ×

黃山威制住了戚金花，向前飛奔而出，眼看將要奔到抱玉莊門口了，只見一匹馬自抱玉莊中，直奔了出來，轉眼之間，便到了近前，自莊上奔出來的，不是別人，正是黃夫人。

黃夫人一見了丈夫，高叫了一聲，身形一縱，已然下了馬，喘着氣，道：「山威……山威……我見到小玉了，我見到小玉了！」

她講到第二句「我見到小玉」了時，也不知道是太高興了，還是受刺激太甚了，她雙眼之中，淚水如泉也似，湧了出來。

下期待續



飛針

倪匡／文
楚戈／題字
王愷／插圖

（前情提要）黃鷹為千蛇雙毒所擒，黃夫人又留在抱玉莊中，黃山威只得帶了戚金花，準備前往抱玉莊，丁駝子仍是駭怕已極，不料從莊中出來的黃夫人却說見到了他們的女兒小玉。

黃山威的身子，猛地一震，忙道：「夫人，妳……別太傷心了。」

黃夫人搖着手，道：「我不是傷心，我……是高興，我們的小玉好端端地在抱玉莊上！」

黃山威呆呆地騎在馬上，道：「夫人，妳……好幾次半夜驚醒，也曾告訴我見過小玉來。」

黃夫人聲嘶力竭，道：「這次是真的，小玉一直被令狐黠軟禁在抱玉莊上，當日她從抱玉崖上跌下去，並未曾死，是被令狐黠擒住的。」

黃山威的目光轉動，望向戚金花。

戚金花一笑，道：「她說的句句是實，你望我則甚？」

黃山威臉上的肌肉抽動，以為慘死已然八年，魂牽夢繫的愛女，為了女兒，這位大俠、大英雄，不知在背後流過多少眼淚，如今忽然知道女兒好端端地還在，他實是不知是悲是喜！

正在此際，只見令狐黠「哈哈」笑着，自莊中踱了出來，道：「黃大俠回來了？這些年來，我們一直在勸她答應犬子的婚事，但是她却一直不肯，看來，非要父母之命不可了？」

黃夫人忙又道：「他還是要女兒答應他兒子的婚事。」

黃山威厲聲道：「放屁，他累我們在江湖上奔波八年，還有臉提這件事！」

令狐黠道：「黃大俠，你可別忘記，李維揚傷我孩兒一目，若不是我將令嫒生還的信息瞞住，你怎肯遍天下去找李維揚？但是如今，已歷八年之久，李維揚仍是踪影不見，自然是再也找不到的了，我又何妨舊事重提？」

黃山威怒道：「你怎知李維揚找不到了？」

令狐黠笑道：「自然是，你知道他在哪裏？」

（李維揚在哪裏？百步飛針李維揚在哪裏？）

（他在逃，他在拚命地逃。）

（他決不能被黃大俠夫婦發現，是以他必須拚命地逃着，為了自己的性命而逃！）

× × ×

百步飛針李維揚在拚命地逃着，他的身形是如此之快，以致他簡直如同是在地上飛快地滾動着的一隻球一樣，是的，他看來像一隻球。因為他的背上高起了一塊，是的，他背上高起了一塊，因為他假扮成了一個駝子。是有，他扮成了一個駝子，他已扮了八年。



●黃山威一聲大叫，身形拔起，一劍向信號箭削去。

他，就是丁駝子。

百步飛針李維揚，就是丁駝子。

丁駝子是七年多前，在一家客店的後院中懸頸，被黃夫人救下來的，自此之後，他一直跟着黃大俠夫婦，那是因爲他在逃亡了近半年之後，感到自己已然避無可避時想出來的辦法。黃大俠夫婦正在遍天下尋找他，但是他却就扮成了一個又老又可憐的駝子，在黃大俠夫婦的身邊。

當然，他得日夜小心提防露出破綻來，但是，那却是最使他安全的庇護所，他安全地渡過了七、八年，直到剛才他出手救了黃鷹，才露出了破綻來。

他知道，黃大俠在一時之間，雖然被他瞞了過去，但是絕瞞不久的。當一切風波過去之後，黃大俠就會想起他來，那時，不消盤問多久，他一定會進一步露出破綻來，而不能再隱瞞身份的。

所以他必須逃，他必須以最快的速度，逃到最遠的地方去！

他自然也知道自此之後，他不能再托庇在黃大俠的身邊，實在來說，天下雖大，也已然沒有什麼他可以稱爲安全的地方了。

但是，他還是非逃不可！

他身形迅速地投進了林子中，在密密層層的樹木中，他似乎安心了些，他喘了幾口氣，正當他準備提氣再奔時，他聽到了一陣急促的脚步聲，自遠而近，傳了過來，他連忙迅速地爬上了樹去，躲了起來。

× × ×

黃山威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夫人，小玉……她怎樣了？」

黃夫人道：「她長大了，可是我還認得她，她是我們的小玉，她被禁在一個十多丈深的乾井之中，我縋下火把去，看到了她！」

黃山威一聲怒吼，道：「老賊，你竟將我女兒在古井之中，囚禁了八年之久？」

他想起愛女在這八年之中，竟受着這樣的苦楚，怒意陡生，手臂一振，「轟」地一聲，一股大力，疾湧而出，將戚金花向令狐黠推了出去。

令狐黠絕未想到黃山威竟會突然動手，及至戚金花迎面飛了過來，他大吃了一驚，急忙雙手齊出，便向戚金花的身子托去。

他武功也是非同小可，一將戚金花的身子托住，雙臂向旁一移，已將戚金花的身子，輕輕巧巧，拋向一邊，跌在地上。

但是黃山威在抖出戚金花之際，是封了她穴道的，令狐黠在急切之間，也來不及解開她的穴道。黃山威一拋出了戚金花，身形疾起，叫道：「夫人，妳還不去將女兒救了出來？」

一言提醒了黃夫人，黃夫人長劍閃動，返身向莊中疾竄了進去，她劍勢滾滾，誰敢阻攔！

而黃山威一面大叫，一面自上而下，已連攻了七劍，令狐黠左右閃避，極之狼狽，他厲聲道：「我一發信號箭，立時便有千斤大石，墜入井內！」

黃山威身形流轉，劍發不已，道：「我信你所說是實，但是你怎有餘暇發信號箭？」

的確，黃山威的劍招，如此迅疾無倫，如此凌厲無匹，千百條劍影，一齊罩了下來，劍招如同長江大河一般，一招未老，次招又至，綿綿不絕，而且，每一招之中，又都有着好幾個變化，他外號人稱「七手劍」，這時劍法一展了開來，當眞如同有七個人在圍攻令狐黠一樣，旁人想要出手相助，也無從出手！

令狐黠聽得黃山威如此說，不禁倒抽了一口涼氣，他自然知道，不要說沒有餘暇取信號箭出來，揑破了拋向半空，就是想抽個空，將他的獨門兵刄，五毒虎爪取了出來，也是在所不能！

因爲這時候，他全力以赴，尚且覺得劍氣森森，對方的長劍隨時可以削中他，只消略慢一慢，那是定然性命難保的了。

令狐黠一生之中，也不知遇到過多少強敵，但是却也未曾遇到過這樣的高手，刹那之間，他實是汗流浹背，他心中一起恐慌，脚下略慢了一慢，便聽得「嗤」地一聲響，一劍已自他脅下穿過，在他衣服上穿了一個大洞，雖然未曾受傷，但是脅下生風，更增寒意！

轉眼之間，黃山威七七四十九劍，三百四十三式變化，一齊使完，劍法略慢了一慢，令狐黠究竟是武功極高的高手，大叫一聲，身子趁機後退，一抖手，「嗤」地一聲響，一枚信號箭，已然直飛向半空！

黃山威一聲大叫，身形拔起，一劍向信號箭削去，但是他一劍到處，只削下了一半，落下了滿天光雨，還有半截，依然升了上去！

黃山威身在半空之中，陡地一翻，落了下來，劍尖突然指住了躺在地上的戚金花的咽喉，令狐黠料不到有此一着，想要趕過來時，已然不及！

黃山威一聲冷笑，道：「小女若有不測，你和她都要陪她到九泉一行！」

令狐黠面色鐵青，呆立不動，刹那之間，四周圍一起靜了下來，和剛才兩人廝殺之際，那種驚天動地的情景相比，簡直如同兩個世界一樣！

那種極度的沉寂，維持了沒有多久，便聽得莊內響起了黃夫人的高叫聲，緊接着，兩條人影，已疾掠而至，在黃夫人身邊，是一個面色蒼白之極的女子，她的左頰上，有一道淡淡的傷痕，正是黃小玉！

黃山威打從心底深處笑了出來，道：「老賊，你信號箭放得遲了！」

令狐黠道：「好，你女兒無恙，你也該放開她了！」

黃山威搖頭道：「現在還不行，犬子被貴教門下兩人刼走，要找到了犬子，安然無恙，才能放她！」他一俯身，將戚金花自地上提了起來，向黃夫人一推，令狐黠搶前一步，但不等他出手，黃夫人早已扣住了戚金花的脈門，將她拉了過來。

黃山威這才緩緩地轉過身去，望着他的女兒，他的鼻中一陣一陣發酸，他想叫女兒一聲，可是奇怪的却一聲也叫不出來，直到黃小玉撲到了他的懷中，他才叫了出來，可是這時候，他聲音哽塞，也根本聽不清他叫的是什麼了。

好一會，他才道：「小玉，妳和妳母親在此，先將莊中的狐羣狗黨，一齊驅了出來。」

他又轉頭道：「令狐教主，犬子被貴教門下，刼到了東林之中，煩你和我一齊去找一找，你最好希望犬子安然無事！」

令狐黠面色鐵青，悶哼了一聲，他捨不得戚金花，自然不敢不從！

× × ×

李維揚一竄上了樹，便看到兩個人，各自用手臂箍住了一個孩子，脚步一致，搶了進林子來，一進林子，便停了下來。

那孩子却正是黃鷹！

李維揚不禁抽了一口涼氣，他連動也不敢動一動，只盼望那兩人快點離去，可是，那兩人却並沒有離去的意思，其中一個伸手，點了黃鷹的穴道，將黃鷹放了下來，那人面長如驢，神情驕妄，道：「哈，好運道自天而降，想推也推不掉，我就快任本教天壽堂主了！」

另一個面有赤記，一副凶相，只聽得他冷冷地說道：「你只怕弄錯了吧，可以當天壽堂主的是我！」

長臉的厲聲道：「你未曾聽得戚姑娘說——」

他話講到了一半，便突然停了下來，那是因爲他自己

也記起了戚金花的話，戚金花許下一個天壽堂主之位，那是在魔教之中，權威極高的高職。

但是，如今，他們却有兩個人！

長臉的說了一半，突然停了下來之後，隨即一笑，道：「你我是好兄弟，難道還爭這個麼？誰當堂主，還不是一樣？」

面有赤記的道：「說得是，那你就不必和我再爭了，就由我當了這堂主吧！」

長臉的怒道：「這是什麼話，我們結義之際，我却是兄長！」

面有赤記的道：「是啊，你做兄長的，讓讓小弟，又有何妨？」

長臉的目射兇光，望住了對方，面有赤記的，也不甘示弱，兩人互望着，好一會，突然之間，長臉的滿面笑容，伸手在赤面的肩頭之上拍了一下，道「我們——」

可是他只講了兩個字，便突然住了口，因爲就在此時，自面有赤記的人的衣袖之中，已蜿蜒游出了四條全身扁平，青色的毒蛇來。

他的長臉，在刹那間，顯出了驚駭絕倫的神色來，但是他的身子却僵立着不動，他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居然還能講話，道：「好兄弟，你……將這閃電青毒蛇，捉了回去，捉了回去！」

那面有赤記的桀桀笑道：「你只要不動，蛇兒原不會咬你的。」

長臉的幾乎要哭了出來道：「可是兄弟，你也別動，一見附近有東西動，蛇兒一樣會咬人的！」

面有赤記的笑道：「我爲什麼不——」

他才講到這裏，面色陡地一變，轉頭向肩頭之上看去，只見他肩頭上，釘着一枚赤紅色的毒釘！

他桀桀怪笑了起來，然而，他只笑了一聲，身子便向後倒了下去，他身形一倒，四條在地上盤成一團的毒蛇，突然竄了起來，只見青光一閃，長臉的發出了半聲怪叫，身子倒在地下，縮成了一團，抖了兩下，就不動了。

而那四條毒蛇則又在他的身上，慢慢地游了開去，到了黃鷹的附近，停了下來，昂起了蛇首，向着黃鷹，吐着蛇信。

躲在樹上的李維揚，對下面發生的一切，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他簡直驚得呆了，而當他定過神來時，却又聽得一陣腳步聲，傳了過來，他抬頭看去，只見黃山威和令狐黠兩人，一齊奔了過來！

●而那四條「閃電青」却一齊圍在黃鷹的身邊。

而那四條「閃電青」却一齊圍在黃鷹的身邊。

「閃電青」毒蛇，動作快捷，一見風吹草動，便立時擇物而噬，兩人若是奔得近了，黃鷹立時性命難保，而事實上，若不是黃鷹被封了穴道的話，他見了四條毒蛇，必然害怕，只要略動上一動的話，他也定然沒命了！

李維揚一見到兩人飛奔而來，顯然未曾發現眼前的莫大危機，他不顧一切，急叫道：「你們站住，萬萬不能再向前來！」

黃山威和令狐黠兩人，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他們的來勢雖快，可是說停就停，而當他們一停下來之際，他們也看清眼前的情形了！

他們兩人離黃鷹約有兩丈許，那四條蛇的身子，已然因爲他們的前來而搖擺了一下。

他們兩人俱皆倒抽了一口涼氣，異口同聲道：「閃電青！」黃山威忙又道：「鷹兒，你千萬別動，我來殺這四條毒蛇！」

令狐黠道：「你怎樣殺牠們？只怕劍一揚起，蛇已咬中令郎了！」

黃山威的手按在劍柄之上，但是他却提不起這個勇氣將劍拔出來，他喘着氣，道：「我身形晃動，可以將蛇引開去。」

令狐黠道：「可能引開兩三條，那你我是白送了性命，令郎也是性命難保。」

黃山威僵立着，他面上的肌肉，在不斷地跳動着。而這時候，在樹上的李維揚，面上的肉跳得更厲害！因爲他知道，只有一個人能救黃鷹，那就是他，百步飛針李維揚！

別的暗器，還未曾射到毒蛇，毒蛇一見物影移動，便立時兇性大發，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却是例外，他的百步飛針，又細又快，根本連影都未有，便已可以射中目標了。

但是，他的百步飛針，如果一出手的話，豈不是等於在告訴黃山威，他要找的百步飛針李維揚，就在樹上？

他望着下面，望着黃鷹，黃鷹的穴道雖然被封，但是他的臉上，却也現出了駭然欲絕的神色來，他的喉間，突然發出了一陣異樣的聲響來，那是他想哭，但是却又哭不出來之故。

他的手慢慢縮進衣袖去，扣了四枚飛針在手。

他是逃不過去的了，四枚飛針不發，還有一線希望，四枚飛針一發，他是逃不過去的了！

但是，四枚飛針一發的話，黃鷹却有救了！

黃鷹如今沒有問題，但是這樣可以僵持多久呢？他的穴道，一定會自已鬆了開來的，穴道一鬆，他還只是一個孩子，能夠一動不動麼？

李維揚已扣定了這四枚飛針，他雙眼也定定地望定了那四條「閃電青」毒蛇。

他頭上的汗，大滴大滴流了下來，順着他的臉頰，落了下來，落到了地上，拍拍有聲，將一兩片落葉，激得略揚了一揚，那四條毒蛇的身子，又搖擺了起來，李維揚突然大叫了一聲，四枚飛針，陡地射了出去！

那全然是出乎令狐黠和黃山威兩人意料之外的事，等到他們猛地一驚時，四條毒蛇的七寸處，已被飛針穿過，牢牢釘在地上，蛇身正在拚命扭曲！

黃山威飛身向前，將黃鷹的身子一把抱起，令狐黠大叫道：「百步飛針李維揚！」

李維揚一縱身，自樹上落了下來。黃山威失聲道：「丁駝子！」

李維揚苦笑着，令狐黠大踏步地走了過來，但黃山威閃身攔住了他，道：「令狐教主，你不可碰他絲毫！」

李維揚急叫道：「老爺……黃大俠！」

令狐黠恨恨一頓足，退了開去，黃山威將黃鷹的穴道解開，放了下來，他一手拉着黃鷹，反手一拉，拉住了呆若木雞的李維揚，道：「你跟我來，我帶你去見一個人。」

李維揚仍是莫名其妙，他不知道黃山威要帶他去見什麼人，但是他却知道一點：那就是，他至少可以不必再逃了，可以不必再躲藏了。

他的腳步，比八年來任何時候，都來得輕鬆萬倍！